LIBRARY
OCT 5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53
S32W328
1758
v.4

册 4 止
卷 8

藝文志　文類　詩類

志藝文者揚國華也山川奇勝之跡須藉文章以撥舒休光懿德之蘊亦必假鴻裁以表著是以從古之巨公偉人每遇名勝之區搜遺軼之事爲一歌詠傳贊則山靈爲之生色日月得與爭光良有以也若舊誌所載碑記詩文燦乎備矣乃復雜以制敕益以誌銘書之固不可勝書且復出於其人之私其於大公之義猶有闕焉歷稽通志義例有所未協祇應藏於

家乘。姑刪而出之。如以不揚前輩之休美爲誚讓。則人物選舉祠祀諸誌中。固已詳而述之矣。又何讓焉。

文類

創建后土廟碑記 宋天禧四年

裴　瓘 見鄉賢

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且祀者有國之徽猷也民之至教故王者以父道事天母儀事地郊社之禮三代舉莫不粢盛豐潔牲牷肥腯圭幣畢陳金石交奏所以其孝而息乎民也皇上嗣位之十一載天下無事百谷成先是東兗士庶章奏繼陳乞登岱封勅以

救后乃勉徇輿情頒詔海內告有事於[illegible]越三載[illegible]
典備法駕復展禋于汾脽是時稼穡之瑞草木之祥靈鶴
慶雲靡不迭現蓋以聖君虔奉柔祇恭孝祖考軫孤恤物
之所昭感也有以見大宣皇明以燭其幽鮮行之禮告畢
麗鴻之慶普施遐邇同歡鳥獸咸若故能致社稷之延長
躋黎元於福壽者也今當縣聖母廟者本脽上后土之祠
從其新號今謂太寧在昔聖王親遇靈應掃地以祭精誠
上達寔受其福千載而下經歷漢唐躬謁之君國典所載
此不復書且王化之攸行政教之所及民之法則若草從

風盖上能恭事天地嘗命中貴大臣親詣靈祠秘傳聖覩春禘秋嘗爲民祈福歲不愆期故庶民觀上勤心恪志亦以四時設祭而陳其薦也故不渝於風雨展於寅奉倚僾絶聞忽一日耆耋相謂曰今吾輩倉廩寔衣食足田無災害家獲乂安無征戍以役乎丁務耕桑以成其業雖承帝力豈非神降之福哉且汾睢本廟地遥奈衰殘之步艱於往來今欲率群情懋衆力擇吉位創新祠奉蘋蘩以盡其心致瀆污以表其意使不乏其祭享豈不爲稟靈秀而大陰騭即衆聞衆議析擇僉同於是召吉士以某其合乙室

聲以卜其方遂得獬之地負閒爲吉地乃命鳩工庀材
闢榛蕪經之營之以嚴以飭於以見神聽降鑒人心響荅
商農工賈靡不樂推一之歲版築之功設二之歲庀木之
用與三之歲堂廡之修備四之歲塑繪之象成陳力者子
來施財者務集歡聲動而谷響喜氣積而雲浮長廊達布
以覃舒晝棟高橫而虹起朱碧交耿羅仙仗以駢闐帳幄
深嚴飾神儀而端峙孤峰倚崎共起嶔岑洪浪四流遙連
落行則一境之內凡屋之人覩良緣之告成賀大功之克
蕆無不誠潔而來旣望之儼然咸祭之如在乘福介祉知

闇蕪而彰也今邑侯公下車以來二周星律以清白肅勤爲已任示勸化正直以臨民吏畏其明奸服其政綽然有古令尹之風且一邑師昤[illegible]之靈覩廟貌之勝謂不揚盛事何以示將來不刻正珉有以傳不朽亦猶成山九仞虧功于一簣也余因邑君示命鄉社見託以著斯文弗敢遜謝不才聊述淺昧用紀歲時在大宋天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

雙泉記 宋神宗熙寧五年 鄭忠臣

頹山之東南有祠曰風伯雨師右有泉二源注勤之一[illegible]

衣食之人常謂此泉可飲數千戸……
德於民者世之人未之或知也廣陵朱康叔行縣與余同
謁祠下因探源留觀久之顧謂余曰兹勝境也惜其未名
可名曰雙泉因書於石余以物之爲利顧不在大地不在
顯今涓涓之水不盈澗壑隱翳於窮山幽岩之下者固
雖孺子濯足曾不得與五嶽四瀆並祀而能興雲雨於百
里之内百里之人特見百里之内霑沐膏澤而已蓋不見
於百里之外者又安知不油然沛然不崇朝而遍天下耶
余疑雙泉爲天地閟泯其迹姑施陰功潛德於不用之地

將有護持待人而後發歟何昔之湮晦如此噫微康叔名
之則將與行潦之水奚異哉

重脩宣聖廟記金泰和三年　張邦彦

昔穆叔與范宣子論及立德立功立言之事後人爲穆叔
之說者曰大上立德意謂黃帝堯舜是也其次立功則禹
稷是也其次立言則周任史佚臧文仲之屬是也古之所
謂死而不朽者蓋其大指如此夫人得其一則猶映照青
古而稱頌不忘況吾夫子於此數事直能兼之者耶夫上
律天時下襲水土使萬物並育而不害然後小德川流

德敦化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君夫子者可謂能立德矣
道凌遲主綱絶紐諸侯不度僭亂者多楚子問鼎之輕重
晉侯請隧而驕矜吾夫子憤其如此則作爲春秋正名分
使君臣父子各得其宜姦諛斃矣重戮於九泉之下潛德
幽矣光華於萬代之表充冕在身不足踰其褒楚夏於市
不足方其貶故亂臣賊子惕息畏懼寔吾夫子之力也昔
楊墨塞路孟軻闢而關之昌黎稱曰其功不在禹下况吾
夫子者也其若是者可謂立功矣演十翼而賛爻象正五
始而修春秋序書則斷自唐虞刪詩則取合禮義制禮作

樂經緯人道身雖不用於一時與則傳之於萬世若夫子者可謂能立言矣故天下郡縣春秋二祀與社稷相配而禮又過之自孔子沒迄今幾二千歲矣然其子孫封爵相襲世世不絕雖周秦漢魏之君繼世皆有天下及乎時代革易世數綿遠其子孫之承襲者尚幾以聞吾夫子獨以布衣之屬傳世久遠與天地相爲終始非大聖人者其能若是乎迺者河中萬泉簿劉君從讓字光甫世爲解之安邑人以明經擢進士第爲中甲魁四方士子多從之者自泰和元年冬十一月下車其爲政也寬[illegible]

舉措有法條教可觀曾未踰時而闔境之

日躬詣學校視其棟宇傾欹墉垣圮壞及睹前宰公趙瞻

與揖縣令鄭滋碑刻所載修學之事至甚明白然兵火之

餘蹤跡蕩盡近縣令丁公侃亦嘗修之又且制度隘陋不

與縣郭相稱公用慨然欲加崇飾乃暨邑中進士張琚丁

昴及居民謝天祐等相與謀曰學校者化民之本仁義道

德之所與修也禮樂教化之所宣布也人材之所作成也

風俗之所變易也廣而言之則致君澤民之道皆出其中

其爲功也不止𦔳業之人擢巍科取青紫而已吾欲增崇

壯麗之公等君之何皆曰先生一登膴仕大邑斯臨夫承
流宣化乃其職也果欲爲意豈惟琚等爲幸甚多一邑之
民皆蒙賜矣乃以泰和三年夏四月揆日營建公則罄其
俸給所餘不問家之有無一皆出之以佐經費於是邑中
之民富者助材貧者助力如棟宇楹栿之資暨塗墍之
用則富民大家之所樂輸也如持畚荷鍤之勞赴工服役
之事則閭巷少年之所樂爲公雖旦夕往詣其中特爲經
畫加指示爾曷嘗以力而强之耶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
勞其是之謂乎凡營屋八十間正殿[illegible]

壁石甃以兩廡士子之進謁者由此迴廊
堂分辦不可以徒列也爲庫房以存貯之贍食不可以
爨所也爲割宰以館餼之質堂二所分設於正殿之前又
於其南起四賢堂皆所以褒大先儒也正殿基構煥然一
新兩廡門樓悉補其缺餘則劉侯剏之耳噫嘻而工始
興元鳥歸而能事畢且使觀游采藻之人側纍纓鉉之士
望其殿宇嶙嶸制度雄壯莫不巍巍峩峩聳其瞻視者矣
賜乎劉君起身白屋試於治民官職猶未甚尊俸祿猶未
世厚乃能捐盤囊槖毅然惟以修學爲事者蓋以奉宣教

佐主張吾道之爲任也噫其亦難乎哉使一州一縣官長僚屬皆若劉君之用心則四海之內猶郡治者未之有也業成之日邑人皆欲刻石頌德以傳不朽乃托僕之鄉人聞喜籌孔祖湯者特來謁文且曰鄰侯李繁建學於處州而昌黎韓愈爲之文秦尉袁幷修學於扶風而駕部郎中程浩爲之記今夫劉君功業不減向之袁李而未有韓愈程浩爲之發揚先生於此獨無意哉僕曰素無學問謭鈍於辭翰之平生黄卷久不用心尚欲鋪張鴻藻而發揚劉君乎但爲抽毫紀述以酬殷氏之采擇云也九月十三日

稷禱秋之例而爲祭之書詩言

河中府萬泉縣稷王廟祈雨感應記金正祐二年

柳　伋見歷宦

余自崇慶元年十月始令是邑歲偶凶歉民多艱食賴國恩汪濊開倉廩府庫以賑以貸由是而活者甚衆越明年自春徂夏旱甚縣率吏民遍禱請泉祠廟或作醮焚詞或齋水散壇勤勤懇懇靡所不至六月雨始優渥秋八月禾黍與與然翼翼然孰不喜且謝未幾復旱或告予曰苗漸稿而蚜蚄又生奈何憂慼恐懼莫知所措私自計之詩云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田
祖后稷也縣之西十里有稷王廟斯可禱矣乃率僚屬父
老致詞懇禱迴鑾而雲興至夜而雨作既霑既足而蝦蚄
掃地無遺是秋果大熟九月具牲牷酒醴鼓吹復率官吏
父老陳詞致謝祭餘酒醉道士李君格暨諸父老跪而前
曰稷王神靈應請記此以刻諸石余亦喜是秋而倍收於
他邑欲使後世君子非惟知田祖之有神歷千百年而猶
福我蒸民抑亦信聖人之言不誣矣乃紹其寔以爲之記
爾以訖其事而未[illegible]

粒生民時惟后稷相厥地宜教民稼穡訖今之賴
樹民不忘德今猶立祠吏率父老懇禱陳詞神之聽之降
雨如期螟蝗既死稿禾復起易啇為豐句云不喜刻諸貞
石垂於千祀

重修風伯雨師廟　元大德十年　毛　鐸　見歷宦

河中屬邑曰萬泉近邑之山爲絳山山東南之巔有古祠
焉祠下有臺曰崑崙耆耋相傳漢之建武九年光武親幸
登是臺而祀之因封之曰風伯雨師之祠勅修其宇梁紀
泰和七年重修爲大德壬寅坤輿大震以神異廟宇秋毫

無祀廟之歲月綿遠上雨傍風神棲不安廊廡幾壞萬泉縣張德明倡衆而塑之大德丁未仝社衆管材者老募工鳩役朝夕無懈親臨鑒督其事衆以舊制之隘欲擴而廣之命工平石以鳩其基築之登登側疊馮馮爲棟五盈廊廡杳亭鼓室龍宮水府之吏雨部之神魚烹之所侑樂之廡咸各有秩儼然人望而畏之其衢路之湍停石過者央屋木之腐爛圮壞者徹門宇之傾頹荒廢者設赤門之漶漫剝落者潔輪焉奐焉爲之一新經始于大德十禩十月落成于至大二年　月近祠居民[illegible]

潭出名曰雙泉其淵澄渟瀦冬夏未嘗有溢竭數二
祠跨綿山之陽其地勢大高則山勢異奇杉松栝檜參天
蔽日木蘿松鬣罥人衣袂莫之敢剪伐者神之感應若將
發然諸神之德法天之令敬民之時燠而燠寒而寒五日
一風十日一雨東臯南畝百穀用成民獲其養也諸神之
麾馮夷令天吳驅蛟龍鞭黿鼉電光灼空而火鏡飛雲
震天而冰丸擲天飄一滴下即滂沱溺卹墟浸桑麻民
祇兵實也民依神之威德旱則禱之水則禱之人疫則禱
之其應也如影響歲時致祭數郡畢至疇敢不祇若神之

壺應陰隲於民朔望香火春秋豆籩世享其祀也宜矣余去歲重午拉友來遊日輪停午景炎炎人疲馬倦塵滿襟汗浹背登阜門而憇汲雙泉之流一酌而滌唇吻再酌而清肺肝炎蒸坐消恍然冷雲之秋也松風灑面嵐氣逼人襟袖毛爽骨清盤飧共享壺酒同傾獻酬交錯一觴一詠雖無孔北海之尊罍謝東山之絲竹亦足以適野興快幽情洗闤闠之塵坋耳遠目所及而中條諸峰若相連絡川原村墟隱約微茫蒼林翠阜葱蒨蓊鬱分畫條布整歷[illegible]

風佳氣融洩動盪四時之景無窮遊人之與[illegible]
望長嘯浩歌樂而忘歸彷彿不忍去也已而樵夫唱晚牧
笛橫秋牛羊下來日之夕矣欲緩轡式微切有所感嗚乎
歲月忽忽人生易老余日景之離駸駸晚景齒豁而賁爵
足跌而妨步有重遊之心無重遊之日良辰好景不能久
賞可勝嘆哉今也時和歲豐民庶而富可以敷詩書之教
申孝弟之義變澆薄之風爲淳厚之俗崇揖讓息紛爭出
作入息耕食鑿飲老有所終幼有所養庶乎康衢之下復
見含哺而遊者鼓腹而嬉者擊壤嗚嗚而謳者帝堯之遺

民也伏願吾君之壽兮南山吾國之安兮石磐黎民同享
太平之樂兮不飢不寒適愚臣之素願兮誠忭而誠懽

三皇廟記　　毛　鐸　見歷官

上古元氣淳以朠群聖繼出如傳臚聖人不作民咸痡三
聖開天萬物舒耕田鑿井人尤娛帝力於我何有諸千秋
萬歲仰龍樸皶如白日臨天衢川流山峙雨露濡聖人德
澤何時枯廟貌世守無代無何其是邑神無居問何伊人
倡厥始邑有賢宰公之餘 命工鳩役樂以趨縈雲藻棟
文榱櫨瓠稜金碧煥丹郁巍峨斧人宜[illegible]

□搭我墾神□皇圖

風伯雨師靈應記 明成化五年 謝□ 誠□吏

萬泉縣南有風伯雨師祠久著靈驗焉吾友新城崔君顯之以文學擢科成化丙戌欽承上命簡授來知縣事時[illegible]歲在己巳人苦不雨君郎憂形於色自三日下車四日雲五日雨六至十又雨人心大悅咸謂縣正得人神爲之應也是夏雨雖霑足蝗𧒂復生君皇皇焉若又無所聊賴詢吾耆老之言乃齋沐身心具香楮率僚屬往禱焉時日亭午天宇晴明晡時言旋晝忽晦冥風雨大作一久炎變遂

息自後有禱輒應人感神之靈嘉君之誠致書京師索文記用圖不泯聞之昔賢有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若夫推測灼龜審於蓍蔡之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蚕猫虎之靈其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亦未之有止也故古之君子有為者盡已之智以聽於人盡人之學而聽於神所以事必有濟蓋夫世之不知盡乎在已者而以聽於人不知盡乎在人者而聽於神

之不居而過……

而精神之極則必有感通之理况縣令爲神人之主此以誠感彼以神應其相與之際亦理之自然也昔朱均在九江而蝗南飛劉昆守弘農而虎北渡若此者一皆忠愛存心精誠感格所以變災爲祥轉禍爲福載諸史編照耀今古顯之好古君子也故其智足以周於事而辨不至於惑則理之微妙皆有以盡之是以未禱則其雨隨車既禱則亟害遂弭蓋與古君子雖世殊而一致也宜書之貞石庶幾永永不磨以照神之靈貺焉其興廢本末舊記詳載不贅

書

崔公異政記 明成化丙戌年 嘉禾姚廣 靈邱王府教授

余居古絳有年而於鄰境守令賢否間嘗知之其能感恩神格異物辨冤抑者殆不多見一日部椽王鉞王賢叩余館下再揖而言曰萬泉令崔侯諱明顯之字也世爲保定新城宦族迺第忠亦爲時名臣參晃季道鳴於時侯自成化丙戌太命來宰是邑宅心仁恕用意忠厚興學育才鋤奸剔蠹由是民懷其恩士風丕振芳聲異政節見迭聞邑人蓋嘗[illegible]

因事既異常宜舉其貲二[illegible]
有一蝴蝶飛入縣廳悠揚數次止於中堂磚上對侯搖頭
鼓翅似有干冤之狀侯以爲異遂詰蝶曰儻有干冤可集
人身須臾郎落隸役揚方肩上遂詢本役畧無事情俄而
忽向崔侯冠纓首向下停立良久侯乃祝曰君是再集人
身必有冤枉既而果起飛上判簿冠頂首向前若解人言
眷戀不已侯謂僚佐曰獄無他囚止有犯姦陝右韓城人
氏胡材律應棄市正與蝴蝶字義相同天或假物訴冤遂
令鉞等赴城隍祠下乞籤以質所疑果得男女婚姻和好

之籤齒明惕感允宜減罪於是復勘胡村潛住伊家年久情熟兒女出幼郎將杖斷本犯遣還韓城其正直格神并明冤枉如此鉞等目覩其事仰嘆靡忘今本官九年將满離別有期惟恐去後歲月踰遠泯沒無聞實欲立碑以垂不朽余聞其言乃謂之曰蝴蝶異物也人命重事也守令爲親民之職所貴乎體民心痛民隱寒與之衣饑與之食婚姻喪葬有不給者宜補助之矧此無依之民情可矜罪可疑曷不體上天好生之德爲之辨明以使獲更生也耶余覩矣之此舉是邪欲揚人之異[illegible]

求十事錄爲民其一存[illegible]其二[illegible]

恤貧難其四均平徭役其五徵收籽粒其六招撫逃民其七禁止刁勝其八清潔獄囚其九廣開科目其十精選守令事皆切於時務得請而舉行之者僅有三事焉然是三事不惟一邑之受惠而且一方之受其惠也不但一方之蒙澤爾且天下之蒙其澤也賢侯之功德廣大豈小補云乎哉余蹤者倦於家間侯德政若是況與乃弟忠相繼陝右藩臣今因牛蘗章之請得不樂爲之書故復系之詞曰

成化丙戌兮夏蝗盛出侯禱於神兮用伸忠和時大風雨

兮莫災遽息年屬戊子兮生物呈祥時維七月兮産自孫
庭西瓜一蒂兮大且勝長巳丑歲夏兮時値炎亢狼燹興
孩兮誠可哀禱禱神進報兮狼償其寃歲當辛卯兮月臨
秋旻蝶集侯廳兮祈寃旋旋侯質於神兮蜮因罪小龍雲
癸巳兮蝗生遍地欲殄無策兮侯文告天遣群鴉兮啄
時蝗就宰邑公餘兮撫甸心舒痛民爲閔兮夙夜靡寧
宜中壽兮炳若丹書

重修永利橋記 明嘉靖三年

泰　昻 舜城人 副使

有土者正德間山水侵嚙逃至傾頹邑人往來由小徑上
下以達於縣遇陰雨輒褰裳濡足魚貫而進民以為病嘉
靖紀元大尹王公來知是縣目擊其弊以民情未孚兼以
委任紛沓越明年政治通融乃謀於僚佐暨鄉耆意欲修
葺或曰搆以木或曰以土築之公獨謂土木易至傾壞乃
規畫料價徵工僦功采石於孤山之麓以營建焉下則蹲
踞伏獸以壯其趾敞作洞門玉甃瓊鋪脉絡貫穿犬牙相
錯既而速成慮有他虞且停役焉今年夏四月嗣而修之

厥工告成宛若垂虹飲澗遂至攺觀此橋西又有永安橋者亦廢墜於正德年公以餘力修理亦就成緒二橋既竣無復蹶涉之患公之績可謂著矣邑之士大夫王慶韋暨鄉耆高學等深恐歲久澌滅於是倡爲義舉礱石爲碑托庠生王君且告於余以記其事余惟橋之名始於商而獨著於周書逮秦漢乃各冠以地或因水而稱道至我朝修理橋梁著爲令典而有司往往視爲末務甚至山水傾潑貽及吾民付之無可奈何公之茲舉費出於官力假於民

孰有來牛去馬[illegible]

不嘗其勞者不求其逸不祛其害者不獲其利公令擇可

勞而勞患害既除民皆安常處順其爲利也大矣後之牧

民者體恐愛護惠澤寧有已乎不宜此耳公下車後修舉

校營公署興滯補弊賞善罰惡更化易俗見知於當道者

剡相望微辟在郎異時悉心宣力豐功偉烈將權與[illegible]

矣公名大節字汝揆直隸大名府由鄉舉任令職督[illegible]

佐陳君鏡河間府人而劉簿何君順遠幕李君鳳俱[illegible]

人也相是役者俱有勞於碑陰云

萬泉縣鑿井記 明嘉靖七年　喬宇 尚書

萬泉縣隸平陽府居汾之陰其以萬泉名雖因東谷多泉實
志亦少也城故無井率[illegible]舊為蓄水計以甕瓶盎桶
及他所往返動數十里或負戴曳之難百倍厥力然民不
告病而安之者生於斯地有不獲不然爾三原穆君伯寅
以名御史出按山西振紀舉憲度究訪民瘼所屬郡邑必親
歷其處嘉靖戊子夏四月臨萬泉憂水之乏爰進父老諭
之曰井固不可強鑿然精誠則可感格於神乃檄稷山令

了者爭趨効勞

自創置縣治以來有此城郭即有此人民有此人民即掘此井千百年中殆不知其幾掘也而卒不可得泉去此地甚遠雖或有井又皆七八十丈許此井僅二三十丈而已且清冽而井甲於他井匪然揆若惠念我民我曷以有今日無老稚婦女無遠邇群趨衆觀駭異以得神哉此事也余謂奇蹟不可不勒於石以示其傳於是邑令張鯨以告和順令鄒瓚獻鄉請余記之余聞而嘆曰天下之事安習故常弗克振建者恒多苟因民所利利之至公無我則一

亢爲間神人胥悅必有默祐其成者若耿恭之出泉韓蘄王之息井患載於史策歷歷可徵信非偶獲而倖致之者也易曰水上有風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書曰至誠感神穆君此舉協人情宜土俗蓋出於澤民濟物之誠振古所未有之功固其宜哉自今而後人將稱之曰此穆公井也又將以井之清潔比其操履及泉受福比其事業是皆不可以不書遂爲記

栢林祠靈雨軒記 明嘉靖二十七年項 瓚見歷官

栢林祠何祀祀風雨也箕好風

催神之故祀之也即太[illegible]
候釀道時雨寧風旱意也時和則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百
穀用成歲用平康氣之乖別風雨愆期則不能動萬物潤
萬物而反為災沴以害物故祀之以願祈之以禜不能無
望於神焉已矣丁未四月予始至信宿於斯見古栢鬱蒼
磐石碕礒因探雙泉訪崑崙臺虬盤虎踞山空月明颯然
聞風雨聲靈境也先是延鄉耆吳鎧歆等以祠隘弗稱祈禱
乃鳩材作獻殿於亭之南宏敞聳奐丙午冬成但荊蕪
塞不能達曠遠之觀越戊申余捐貲委寨僚劉彥章率道

士撤樂樓作小軒四開八窗甃石壘臺週以複簷綴以闌楯於是川原墟里鋒然盈眺而中條稷神諸山照然在襟覽中矣夏五月旱余偕寅友馬君朝用暨邑博張君一鵬主君大有張君汝恭具香酒往禱於神畢坐軒中四瞻憔悴咸有憂色因自念曰余聞之天旱求諸仁人旱求諸政余民長也不能以春風風人息於仁政長之罪也神宜罪長毋降災於我有民可也無何孤峰出雲報者曰雨至矣逖山鳴雷吼自晝昏黑風雨大作絺葛生寒圍坐一隅各

天工必雨灑與[illegible]

象明久旱未逢無凍雨兮灑塵望山色兮未濛鹵澤既竭生意奚從萬夫荷畚環池喁喁余亦孔疾憂心忡忡人謀罔措神貺惟崇爰涓吉晨特告虔衷願溥甘霖縱以黜融雨霏霏而滂沱泉涓涓而流通日炎炎兮當午風飄飄兮自東乃使真宰之妙運用收美利於無窮既寬吏責亦慰斯農

萬泉縣誌序 明萬歷十四年

符嘉訓 見歷官

萬歷十三載冬予奉　命來知茲土先期至止孤山陟其

嶺北望平陽西望蒲坂知斯爲唐虞故都縣治在平陽西
南蒲州東北隅高處孤山之半中條稷山盤踞於東南龍
門汾河流遶於西北史記所稱美哉山河之固也信哉明
日下視山麓翠柏挺秀清泉可挹東西二澗更多浸泉其
地民勤俗儉并深路僻禹貢謂土厚水深地瘠民貧邑稱
最焉因索觀縣誌僅得斷簡殘編且多差訛可厭廼謀諸
廣文吳先生曰邑無誌如入暗室當何所見曷編哉先生
忻然因舊爲新參互考訂越三月而誌成將梓索予言弁

君子識其地爲唐虞故都又識其民爲唐虞遺黎加志元元耶其紀綱而整頓之條其法度而盈縮之雖紛紜縱橫吾誰持正不忒轉移久而上下志同將見班班然錯陳幡幡然改觀誌定治底不在吾指顧之間乎噫此治機也有志者惟披簡編而定厥志身履唐虞故墟志在堯舜君民而一時吏治與誌俱新矣雖然誌也者譬諸奕秋之譜也惟專心致志斯爲通國之善奕耳不然志奪於鴻鵠將有當局而迷者講將焉用徒有誌焉而志不定何以異耶是

爲序

重修東嶽廟碑記 明崇正二年　　屈　晳見選舉

蓋觀天下事廢毀興成相沿無窮也廢毀者由乎時之久興成者在乎人之爲故大之修城建學姑不暇論即廟宇寺觀之仔肩定有足述者本邑縣治北城外百步許古有泰山神廟廼一方巨鎮也考其形勢所立之由盩田南出孤峰從巖層累而下狀若建瓴無可收聚其氣脉特設此嶽神以作賓主之峙俾閤邑士民安如盤石有若此山且神明顯[illegible]有感必應[illegible]

澗之境霽而歸[illegible]

關聖廟碑記　王汝漢

萬泉縣治之北關舊有關聖廟斷碑猶存可考創建於元皇慶三年重修於景泰四年其址頗高創[illegible]永頃壞但規模甚狹臨殿宇弗安遑帝座[illegible]止關數盤即為教場每演武則縣民兵備[illegible]樹鵠於其前射之不知避忌夫廟貌既不足以示威而向座立射者[illegible]似侮褻非所以致尊崇而妥神靈也自昔及今非一日朔望祭謁非一人坐視民兵直射者無歲而不然亦閒有動心以為不可也萬歷

乙卯歲闔西徒吾婣合孝命來尹是邑謁廟之餘徘徊時
顧喟然歎息欲改作之適胡翁加封三界伏魔大帝之命
至迺捐俸鳩工勸衆度財披荊而鼎新之起工於乙卯之
春落成於丙辰之秋正殿五楹三間穿廊五間左右廊各
各九間獻殿三間大門三間左右角門各一間樂樓三間
以至守宇之舍無不畢備又改演武場於西畤以
傳慢之嫌神意自爾怨恫人心實皆歡悅公之精
間則有深矣因屬余為文以記余惟大帝之精

廟貌之重建神人之脊[illegible]始矣至於姚介創營

之鴻工不可泯殁無傳使[illegible]世無稽也謹錄其廟號並工

程年月以爲之記

萬泉縣重修古城[illegible]敘記 明 隆慶三年 賈仁元

按志載邑城興廢不一其始則道武天錫閭薛連勃勃僭

號薛通率宗族及土人築之郎今古城是也元至元十四

年皇甫祐奏復本縣築城陞則爲今之新城自新城築而

古城漸廢矣城址大率南依孤山東西二澗夾於兩旁俱

稱絕險獨北面坦夷可以長驅古城據在高阜計北一面不踰百二十丈一旦有警猶可扼其樞要而守之若新城則逶遲而下地雖廣濶防守爲難父老亦云自古城廢民日窮縣日敝人才日甾不振余自鄒時聞此語嘉靖乙卯闔偕邑學生暢汝辯等白於代巡吉安朱公巳檄修理時當事者失於有爲僥古者得百計以沮撓之乃僅加小葺輒空移報上而隨巳剝落如故矣隆慶丁卯秋北虜內擾踏大原石州以下城堡皆被戍展秋烽火又急上下戒嚴

[illegible]閤適李公下車之[illegible]

縣之民忻然樂輸所有旬日間得衆二千有奇公曰此可
以役民矣乃量戶口別丁衆老而弱者計口與之擇其壯
者猶倍給之意蓋欲用以修古城而人尚未知也越明
年己巳春二月上旬乃興工振舂抄告成城高二丈有三
尺闊一丈有奇堞墻以磚又五尺許城不爲壕欲其仗久始
之城東故有真武閣因建重門閣兩旁爲鐘皷樓纔兩月
閭而邑城屹然一改觀矣事既底績歲貢陳忠言生員張
壽昌暨闔境士民咸欣躍歡呼以爲此城復而此邑萬年

可保無虞公之功不可沒也乃委書都下俾余記其事余亦有桑梓之懷不敢以不文辭遂為之記曰余嘗觀於大易之習坎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記禮者曰城池溝壑以為固故鄭失虎牢春秋譏之仲淹請築京城於全盛之日識微之君子取焉甚哉城之不可已也矧今黠寇充斥歲無寧日蕪之饑饉洊臻流賊內訌不有城池之嚴閉民將焉依若公今日之役古城其誠為民築焉捍患之心而有得於思患預防之道矣乎况財不更費力不妨時民用以

衡阜政治修明而邑將不至於敝矣風氣完而靈秀鍾耳
目新而觀法起人才將彬彬焉亦日以振矣若常則爲
雍之邑而相安於無事有急則據形勝之便而可保於無
尊公之惠吾民也可勝窮也哉或曰公之善政惠萬八者
多矣修復城池特其一節焉耳余曰昔召伯循行南國而
布王化其惠愛元元之政亦多矣獨其棠一樹遂有以係
來世之思公之政如恤孤窮節里甲撫流移清催科抑豪
强釐奸弊興學校正風俗均稅糧革驛馬種種惠民之政

雖更僕未易以悉俱載於士民之口碑惟古城之役則所以遺萬人芾棠之恩者在是矣噫侯之政與此城相為始終亦可以不泯矣乎公諱廷陳字君瑜別號思毅隆慶二年任由鄉進士出身直隸溧水人

重修孤山法雲寺紀　明隆慶[illegible]年　賈仁元

萬泉治城隸孤山半麓出南門僅百餘步即迤邐蜿蜒十里乃抵山絕頂為法雲寺山下基峨眉坡橫連稷神山挺然壁立姑射龍門中條諸大名山皆擁峙前後黃河汾涑縈繞[illegible]

谷間嵐氣沸騰上下。殿宇如雲如霧。隱隱凌人。夏秋之間。旱魃為虐。農夫瞻望。偶爾點雲悠悠出岫。不踰頃刻。密雲濃布。時雨已大作矣。或陰晦連朝。天光初霽。紅輪在上。萬木蹊嗎。下窺山腰。雲繞如飛。村墟迷漫。寺獨超然傑出。如在天際。此法雲寺所由名也。寺未稽建自何時。其規制弘麗。繡畫精巧。頗非近世所為。顧地勢險峻。山風猛烈。歷世久遠。駸駸然日入於儆矣。嘉靖癸卯間。邑人鉅鹿令掛菴諱大詩雲霽者。既致政歸。日遨遊其間。因嘆寺為一方勝

象。一日旦覩其儀也。乃與物故住持德僧圓新及弟圓信

圓通、圓達、圓成、等之徒明亮、及徒孫正了、正學共謀修理。

乃募貲於闔境善士檀越與鶴齡等、衆各捐其所有。越明

年□□興工。自大雄殿而下。凡爲堂者共千檻。自法堂而下。

凡爲方丈者若干間。以至山門、垣墉、階級、道路、細微曲折。

莫不整飭。規制一因乎舊。而壯麗過焉。自遠望之。見其金

碧輝煌。烟霞掩映。月和風淸。鈴鐸之音。聞徹數里。寺復

煥然一改觀矣。正學又括其餘。以歸祖鉦無瑕所置大藏經

侶講請其間者數揣菴[illegible]

十餘年。卒無記其事者。隆慶巳巳春。成之孫諱正應者。茹以從兄字忠甫氏、偕友吴君希冉氏、白其事於予。且請爲記之。余曰、有是哉。揣菴之用心也。昔人謂地以山靈。山以人重。此山此寺。風景奇勝。歷歷可覩。特少名人碩士。棲遊其間。遂使山之名不顯於天下。獨韞玉藏輝。僅可與識者言之也。若揣菴斯寺之重修。無乃待名人碩士之棲遊耶。抑將欲顯孤山之名於天下耶。抑或崇斯山爲斯地之靈耶。不然、何其汲汲於寺之修耶。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士鍾山嶽之靈。而不能為山增重。則亦尋常也已。此又拙菴之所憂也。余孤山之鄰人也。素不一芥紛華。酷嗜山林。曩家食時。嘗一憇寺中。卽依依不忍舍去。適際聖明。叨祿仕版。迄今二十餘年。夢寐中未嘗不在於此。乃因釋子正應之請。有感於山之美。又以喜拙菴公當時之用心也。故記之。

祭風伯雨師文　明萬　八年

房寰　巡按山西御史

維神職司風雨。機旋化工。噓意氣於大塊。沛膏澤於穹壤。

敬擇[illegible]

塌蔭落。不惟人心不安。抑且神無所安。社頭解登高簽序
稟邑侯許公。印發緣譜。遣牌募化。遍資四鄉。寒暑不避。又
得神力默庇。喜捨者如雲亦雨。遂鳩工聚材。徧行修葺。棟
之隳陋。度之薨薨。築之登登。三門午門。煥然一新。東廊西
廊。截然俱整。周圍墻垣。一百二十堵。兩廡二十四間。如矢
斯棘。如翬斯飛矣。新創十王聖像。善形業報。俾焚香謁拜
者。知乎善之當爲。而惡之必不可長也。是亦寓神道設教
之微意於觀瞻之下矣。復補塑粧彩地藏王菩薩。使悟解

獲罪晉各社攻之不日成之經始於崇正元年五月落成於二年三月是役也謀始者解登高而蒞鄉分募則屈下友、孫重義、劉惟孝、薛來寧也出入公平收支錢糧者陳邦敎、孫希鑌、薛思孝、薛承瑄也至於施財慷慨齊鼎任重則諸大夫士民咸與有力焉

告孤山爲河東驅蝗賦 明崇正十五年

楊　鶚 巡按山西御史

萬北境之孤山兮旣專峙乎一方瞰涑川而東去兮拱靑

郇城而入抱兮偏祔而[illegible]
人盡携手乎死亾甫二麥之薄收兮惟秋稼之芒芒何期
秀矣而將實兮災來如其多蝗人看虫食而人不得食兮
嗟乎此子遺今冬明春性命之糧余呼虫不聽而轉呼神
兮雨師風伯其萃戮乎上地之鄉使虫乘長風以氣化兮
再或淹苦雨而愧藏兮余將報德而修醮生兮神亦潤乎其
有堂余將報德而潔犧牲兮神亦享乎其有觴余將報德
而美服冕兮神亦章乎其有裳神若不聽而風雨竟驕吝
乎斯虫兮亦顏厚乎[illegible]辟之邦君官貪吏暴而士鮮忠厚

今則余一人之不臧余豈敢坐視百姓之降殃今則在余一人獲罪於彼蒼

邑侯范公去思碑記　　曹于汴安邑人都御史

於都哉此萬泉士畦思其侯范公而樹之碑也何以碑寄其思也碑存侯存思亦存也碑可磨思不可磨也去思碑寰中不乏鮮此碑此此正思亦正可思也思侯者萬人碑侯者萬口奚耶數尺之碑爲無碑亦思有碑勝無碑是以碑之樹也父老垂白者謂從髫致今所聞覩撫我邑者罕

觀之容壁轂當局之許可執遜茲推都丞而大司馬王新城公薦候監軍出征又執與此足鵠任鑄矣昔公初下車時值旱蝗為祟憂色可掬单騎行村塢詳饒於種勸假無種者種種而稔衆不至餒貧而士者給以俸曰可鬻炭為餠鄉資婦女亦給俸俾織絍亦自給其衙舍則蕭然訟者倒輪紙鼓盡蠲之變蠹為倒是若何倒也徵賦如數輒止耗羨若將免焉審編徭役酌盈虛裁除絕户丁錢故二百七十歲百五省厥繁累不優於圖劑量而薄額云額云云

若乎嘉惠衿士興起文學贊書院開相賊劫掠屯聚練兵擒獲精以萬數邊事告棘受令募兵若馬他地里甲騷獨恬然而事集馬之衆翔可了兵事無難也蓋其潛心大道行誼自凛尚慈綬刑入人髓膚入鳥能已於思余素慕侯來獲識荆頻行顧我衙廬言動邈爽按所著史纂二帙備其一班然經世有譜矣侯名文源字懷洙直隸定興人選貢士余既從士庶之請爲之記以閣衆思仍系以詩俾大衆時歌焉介山峩峩兮不爲高睢山不啻侯不可望兮

重修文廟記順治十七年　鄭章見歷宣

今天子御極十有七載撫遠邇罔不承服日厘文教誕敷治用平康數命直指廵行郡國督有司崇飭學宮庠黌師儒四海向風咸蒸蒸然興於文治矣余以二月初吉涖任越二日謁先師廟見其據勝爽塏規制足做洵爲一邑大觀顧檐楹榱桷頽毀圖像失威齋舍講堂率皆崩圯下濕上漏以雨以風無所障蓋爰詢左右歷幾何時而敝壞至此僉謂鼎革以來邑中數遭寇荒修葺弗遑也余慨然曰政

教固不可偏廢今學宮傾圮如此不特邑人士講習無所即奉祀之際將何以竭誠妥靈且天下之學適與是邑觀無以應詔下吏其何以道於繇由是旁皇不寧思所以謀修之而學博高君出前令王公所籍紳衿庶姓名各相輸有差王公以內詔行弗克就余喜曰足矣適際旱雩復皇皇爲百姓禱弗克襄事逮靈雨既降禾黍告成後始徵材鳩工屬董其事於縣佐田君泉譁謂即一大殿非數百金錢不可成以財絀爲憂余頷之私念顧用之何如耳於是

士從

漸因而壞余懲令以板之厚者易之使可久次乃大修正殿啓聖祠二齋兩廡次戟門櫺星門暨名宦鄉賢祠以及庖湢之所莫不完好是後修奎星樓建立尊經堂文昌閣騰蛟起鳳二坊於泮池之外池內游土悉起而出之塗其丹雘漫漶一新工既訖功計所用木植瓦甓以枚數之幾萬幾千有奇用人之力以工計之幾千幾百始事於季夏朔越五日畢工於仲秋望後二日舉數十年未及圖弗克圖之事成於一旦使非大夫士勸諭之誠學博邑佐贊襄

人勤庶民百工樂趨之亟幾何不阻其難且能不大勞費竣迅速有如是耶乃吉蠲剋年豕祀　先聖而告以成功爰進諸人士而詔之曰茲邑乘孤山之鬰氣踞諸邑之巔北望平陽西眺蒲坂南瞻安邑是堯舜禹之所環而都也然其地皆平原衍沃爲貿道輻輳百姓殷饒習易雜於驕淫茲邑僻小無珍奇瑰異之貨來四方遊販之民安貧窶儉樸之風勤三時稼穡之業誦蟋蟀之詩爲有陶唐氏之遺風者獨於斯邑見焉夫遊販不至耳目無熒則其俗醇

[illegible]
書習之殊也豈未漸之以觀摩而先之以教化耶抑學校
之陵夷而民無所觀感以至此也余因是而重有感矣匪
大古之教出於上其間學校庠序之設凡鄉社飲酒春秋
合樂養老勞農興賢論秀以至獻馘受成之典無不出於
學故其爲教也不特振興乎士類郎以率作乎齊民故道
德一而風俗同後世之教出於下自聖賢之徒道不得行
於當時乃退以所學授弟子漢世諸儒人耑一經分門講
授宋之君子各標宗旨嚴設科條鵝湖鹿洞之規天子固

耳爲國學儀式明之講學嘉隆爲盛然而書院之名尊其所謂學者祇春秋釋奠於其堂徒文具耳今國家銳意興學法議令具似乎戒威之意多其所謂承之庸之者何寥寥而未見也惟爾多士思古先王所以立學設教之意與今當宁所以側席旁求之心時取仁義道德以淑其躬孝友婣睦任恤以端其行禮樂射御書數以盡其才將見人才蹶出媲美前徽上之有以黻皇猷而贊大業次之或閭巷而動儀型固是益移其俗而進於醇一勤儉之化俾人謂吾儕三代之遺民猶

萬泉縣修城記　順治十八年　　鄭章

萬泉之爲邑稷山障其東中條邐環其西南而孤山則巍然特出不連陵以自高乃縣之主山也層岡複坡纍纍下垂遠及山麓忽陡而窪隔數十百武復挺豎一丘南東西崖壁峻峭惟北稍平夷其旁爲東西二澗壑澤阻深城之題則因其勢鏟削而爲之施以版築上砌甓作睥睨三尺許有如天成旣峻以險和其人而固守之雖合數萬人肉薄師攻未易登也庚子春予奉　命來守茲土巡閱城壕

見樓舖傾圯墻堞崩頹深以不誠爲憂內顧帑無可動之鏹叔無可捐之貲且先有事學宮不敢重勞吾民暨辛丑孟冬收穫既稔內外協和予乃出其積俸合薦紳士庶之所捐輸市瓦甓徵灰材爰始鳩工大興厥役其傾壞者易之墮廢者作之重建西門大樓一角樓三窩舖庫之二十雉堞之磚悉以灰膠其四周比次齊一甕城之外有翠表咸葺而新之於是塗以素堊飾以赭丹遥而望之如白雲之絡山腰如朱霞之冠層岑邑之人咸嘖嘖稱嘆曰美哉

存其績何而不敢謀其爲吾邑之長利也大矣予謂之曰
否否昔之人有言曰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
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皆難恃以久存而無敗
今予之有斯舉也祇以俛邁乎 功令懼隕越以爲二三
子羞又何敢貪衆人之力而私爲己勞益深鑒乎今昔之
敗與廢之由欲使後之人時切未雨綢繆之慮特誌其意
之始末與其歲時刻石城隅俾守此者得以覽觀焉

祈雨文 康熙十三年 知圖卜

竊惟降災自天。總緣人事之不修。拯烈生民。尚冀明神
之有赫。日者亢暘匆劇。驕旭逞威。亦且既敬既戒。設壇祈
告矣。奈數月以來。雷將作而遽止。雲方布而旋收。而今且
倬彼雲漢。復昭回於天矣。傷哉農子。胼乃手而胝乃足。遑
冀千斯倉而萬斯箱。嗟乎天下。日出杲而月出皓。何殊絕
其食而扼其咽。竊愧長民之未善。以致神天之靳澤。敢不
益於惕厲。洗滌肺腑。無已瀆訴神靈。敢請民命。俾楊枝滴
而雨足郊原。稼穡沾而人歌樂歲。則竭誠乃以靖能。罔其

再祈文

竊以天雖高而聽卑有求必應人情急則望救不饜匪休祇緣萬土旱災乃久必陰膏之大沛庶涸轍其攸蘇昨者冒達微誠亦既荷我明神鑒臨有赫楊枝滴而甘露灑慰群黎之霓望矣但旱既太甚微潤無濡區區京德乃既不揣於前復恩繼請於後瞻仰昊天既油然以作雲曷靳沛然其下雨聯望同雲既益之以霡霂豈復吝加以霑足謂人望之有加必神惠之無已是用更攄愚衷再瀆神聰俾大澤降而人歆大有時雨浹而年躋時和豈惟守土之臣

與有榮施將明威之靈爽爲不磨矣

縣尉田公去思碑記　康熙十一年　范學顏

公諱玉璽字龍章畿輔清豐人也已亥蒞任閱十四春秋滯於一轉昔人謂十年不調劉更生今又倍焉以內艱回籍士民請余曰田公歷年久遠政蹟在耳目者班班可據不鐫石以誌休美如公道何余龍鍾昏眊謝却鉛槧者三紀於茲矣陡爾作曹丘生以游揚李將軍恐弗克稱也而中夜躊躇三代直道之行秉彝懿德之好非予捺之而誰

樹可久可大之範令人感激焉而尸視之蕢蕢不置則蔽

芾棠不止周召伯峴山碑非羊叔子也公何如哉自滄

桑代更兵燹登罹學舍廊廡毀傷幾半太廟亦漸浥損公

諗之當事者曰本源地也忍視之狼狽若此乎捐俸募緣

鼓率諸紳衿不越季而報竣煥然改觀矣至其移標星轉

泮池築臺於東南古寨雄峙文風又十年後敵行時克副

龍學師夙願不日成之者也移肇文昌祠爲定興師興文

佳地以前門湫隘後臺曠虛余京師過從杯酒間未嘗不

嘆缺典也乃時至事起丁癸日公與蔡父母瞻前顧後君有啓思翼行焉者遂刻意結完大局用光前業起湫隘於平厰建危樓以連雲屹然巨觀也哉以至豈坊砌路種種合式郎趋裝局期而補葺罔懈不謂定與繼志述事之人不可也城外古廟如泰山關帝后土栢林傾圮者多見緣鄉耆告匱修理維艱公指示之曰以廟修廟裕如也就中朽栢同官賣值一時販賈雲集三四年間各歸整飭餘資更增修矣且各壇壝内享亭妥神植栢壯觀何一非公之

警息邑治偏僻馬匹旣奉文裁革而阿蒙如故者數載較
然蠶政溯本源而拔汰之則公爲萬姓計者周且遠也諸
凡書手商稅各有條理巡夜弭盜偹極嚴而晁膽炙人
口者在河堰工作郎至觸犯上臺而剛腸勁骨百折不回
總爲力役者請命計耳公亦人傑也哉公誠人傑也哉今
行矣服闋擢銓轉盻間事也時牛刀大展則異量施爲非
第割雞山邑已也

司鐸龍公去思碑記 康熙十三年 范孚嘉

碑以思名志不忘也思何以碑示不朽也思而碑矣何以去名愈久愈思存諸中而不容已也古東官一方者有福民社則思之有功文教則思之去思一碑亦猶行古之道也　學博龍公字九三諱在田古銅鞮人也余有年家世好以歲薦登於　朝乙巳秋振鐸余庠晉謁之際見其風姿高邁氣度端嚴言論爽快應接不暇而春風和氣藹然可親有心醉而若飲醇醪於不覺者預知其人之大有爲也受事之日進諸生而教之日業精於勤而荒於嬉行成於思而毀於隨

六德四維敦行詩書以[illegible]

書目就月将而漬漸之至於砥礪名節尤必以古人自命

群例文體率皆以先正爲程不數月而士風還古初文風

一大振矣邑遭兵燹學舍茂草蕭人[illegible]之 公一見

秩然郎請之縣主紳士鳩工庀材署宇北觀而體統嚴肅

矣且察地理聽風脉慨然曰地方有秀氣而不爲之修補

誰之責也移泮池於戟門之前起文峰於巽山之巔年來

科第蟬聯後先輝映此皆 公之澤也蘇潤夫子 公之

請歟若夫民間痛癢有不能自言其情者 公知之郎爲

請命不遂所望弗止也兩署縣篆毫不染指而疎通練敏凡決大疑任大事迎刃而解慨慨乎其有餘也茲者解組歸里邑之士及民板留無從皇皇如有所失謀所以志不忘與不朽者勒之石而言於余余曰公其有功文教者也可以思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邑侯舟公去思碑記康熙十四年　范學顏

古者以六計弊群吏先則曰廉三代而下重廉静之吏者惟漢為近古廉其循良之上品考課之先資乎迨後吏道

[illegible]

治一途漸不古若 國家以科目取士所責望於吏治者誠殷欲其悉民隱軫民瘼不比三代以下觀也故明經術通治道者聯翩上進以應 天子之求 枚先丘公江淮大儒應昌期而奮與吾兒同登辛丑榜歲在壬寅來治余邑单騎馳至士民望之喜相慶曰風度非常藹然可親此必廉以持己寬以處衆吾儕得樂所矣受事之日誓神而諭父老曰與若等分則官民情猶父子但有益於地方斷不吝此髮膚只求不負所學溫飽非所願也三尺法

有所受之必不淡貧其磊落光明曉然共見豈近今心章手期月之間奸惡歛迹弱肉不受强噬積弊蠹剔猾胥不敢舞文勸大獄決大案片言以折執法如山難干以私東幕皆遍巷閭及山谷童叟奚出其俸資延名宿以立義學貧乏不給者即納誨之公事之暇與生儒討論經義取會藝而甲乙之被其教者蒸蒸蔚起卽其風者爭自羅掌科第蟬聯於斯爲盛又嚴保甲簡義勇號令嚴而賞罰明間有不逞之徒畏威懷德革面易志四境寧謐夜戶可以不閉

為　侯慮之　侯坦不介意從容招集而調劑之樂輸爭
先踴躍恐后月餘而告竣設法飛輓民不累於起運當時
等倥偬之際　侯則上不負　國下不病民公私兩便寧
可及耶兵餉閤乎耆成定限難踰　侯斟酌於急緩之間
役不擾鄉民無追呼正項如期完解有些須羨餘從來舊
例毅然永革毫不染指令納戶自投收役登簿不得干預
戥頭而省費儉用無異寒素衙署之內泊如也是其潔清
耿介出自性生任事三載心如一日凡地方之利病民生

之疾苦一有所得即爲請命而動則見阻其吁嗟浩嘆有
経夜不成寐者是　侯之寔心寔政爲地方計豈多見耶
纖政蘇名膾炙人口當事者尋以卓異　上聞忽爾守
制言旋邑之士民不欲去亦不能留相率而泐去思一碑
以誌不忘而垂永久者爲余言余髦期倦勤不能宣揚德
政然年家誼切梓里情殷亦有辭之而不可者因念　侯
之來也民望之如甘雨和風　侯之去也民思之若景星
卿雲何以得此於民哉皆　侯之廉以持己寬以處衆於

人物也何幸於今日而

何幸於年家內蚤有譽而光顯之　侯去矣非去不知有

思非碑不足以傳前此之遺澤與后此之來懷有此一碑

等於長璽之亂麇桑　侯去猶未去也　侯諱園卜字枚

先江南雎寧人順治辛丑科進士於康熙十一年六月到

任十四年四月以父艱告制歸欲以舊永久而示不忘也

敬約畧記之云

重修萬泉縣志序 康熙二年

鄭　章

昔班孟堅變史紀爲漢書以紀載當代之事而倣人書作

五行地理食貨亦祀諸志考古証今集選叢篆典故亦編易傳紀爲綱年紀春秋作綱目意也今茲品彙自創始詳謹章本班氏之法勒爲八志綱提領絜事各有區綫析條分務然畢備可謂得作者之意足成一方之史矣然于編有進焉者蓋史之法必欲其信而足徵不欲其虛誣而無據史之體必欲義嚴乎其類不欲其偃蹇而失倫史之尊在恥其有關於民生不恥其徇私而濶公史之義必恥其在用爲勸懲不恥其浮夸而無當史之文必恥其切直而

螢光何當於鳥照受吏以來深懷覆餗考地理而驗風俗
感化難召於涼德遡建置而修廢墜民勞未汔於小康念
鑠曠之是憂若撫字之無術瞯變異而天或棄予奉犧牲
而神其或吐景名賢以望功恩作賦而未由撫茲八者稽
首皇皇其不寧日昃而靡暇者矣鞅掌三載政治粗成繕
纂縣志前輩慨歎曰志者史之貳也一邑者天下之推也
人非地産耳聞爲備資其可謂信而足徵乎蹤與事殊
纂成編爲章合豈非龐襍而失倫乎輯邑事而參以家事

豈足爲大公之典章貴者表著隱約者遺軼焉能爲激厲
之資佳傳不須以來易言曰無庸以咸改而頓踵訛襲謬
作鄉愿之叢孤安是以列著作之林乎積是數者欲傳摭
遺事猶所未備乃時移歲久文獻無徵則勢有所不能欲
大毀成編自我作古乃體例全目具舊貫堪仍則心有所不
敢爰取舒公所修舊誌自萬歷十三年以前頗有成緒可
循自是厥後歷官之未紀者選舉之未續者鄉賢名宦事
蹟之有缺者上訪之先達諮詢之故老旁求之碑記敘文

易置之人物之而美

政之積弊不均者悉核其經制以定之至於勅誥雖出於

神綍誌銘雖作自名公祇以體格不合恐為識者嗤謫姑

割而出之豈妄竊比於春秋自居於知我罪我之列庶幾

循史家之法謹守其義例聊備一邑之寔錄後有作者自

有喤喤鐘鼓之鳴不似嗚嗚兗笙之响或亦爲歎備覽非

敢云一府臆論便足千秋焉爾

重修萬泉縣志序 康熙十三年 邱霽卜

誌何為而作乎資採風也邑何為而並誌乎集五方之風

象以昭一代之文獻也記曰君子行政不求變俗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然則審幾圖治之方不外是矣今 天子奮興至治爰 命儒臣廣敷 德意博採風聲以資 觀省檄至汾陰余懼涼德無以應 異命閒從里中賢士大夫後繹舊章條新帙起自輿圖次表選舉終列藝文於其中之應者應詳者俱各爲一書是書也蓋亦體 上臺之成憲而論列之者也因思昔時天下紀乘之述有闕焉其不詳者有之有講焉不克詳具者有詳且具矣而

[illegible]

質而野不為華而其有[illegible]

平倫亦燦然可觀一曰者拜獻彤廷問邑之疆域幾何城池幾何四境之道里幾何問力而定者幾何人田籍幾何僮問今昔之能蔭吾民者問誰而師表之何姓何法問巨室問世之族其名者王室何述之從也負而[illegible]者何族之標其克旌於世於當途者有乎問其更何去宜彰頌者誰氏之子問[illegible]而亂者孰在祀典祀則[illegible]可攷也[illegible]亦纂一代之文獻而慰 聖天子[illegible]之意也[illegible]備採問[illegible]也詩之有[illegible]多[illegible]主疑而人之倫也

而入於[illegible]與夫畫堊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八[illegible]門[illegible]者[illegible]

質樸而勤本業其小人盡力[illegible]君子亦讀[illegible]

承之以六國樂夫八之[illegible]於而上[illegible]而安於事之不[illegible]

也訟所希昔有[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作制禮以[illegible]流俗

之盛所[illegible]來茲雖志焉未盡[illegible]不相與於後之辭云

祀八蜡文　　劉元翔

維年月日[illegible]官某謹以牲酒[illegible]之神而[illegible]

曰知聞公伊耆氏始作八蜡[illegible]而祭[illegible]

說又謂有昆虫之祀大抵舉貓虎而凡虫之害苗者
不類也貓虎任之有餘矣今者麥比不登穡事孔亟蝗蝻
爲害浮於禽獸邦將倣古之黃冠而草服葛帶而榛杖蜡
鹿與女侯歲終一舉蜡則時非索報又虫菑爲厲民患甚
殷爰敢奉嘉吉馨香薦諸先嗇請迎貓虎以食此害苗之
虫毋俾聚族長爲蝨蠹困予之民庶猶有瘳乎

再議修築議　瞿亮邦

遵查得　兩院會題木石等料出之商修築等工撥之民
蓋仍本商人偏修之說而參酌變通俾商民不偏受其累

也獨是民之力民自有之鼓儺賦之垻而重趼趍趄手[illegible]
猶是也筋骨猶是也不患其無力也至於商之料商其[illegible]
預之乎驅荷鋤之衆而河上逍遥間木乎木無有也間石
乎石無有也即使木石等物衆商齊備將向誰氏之商[illegible]
間之是非驅之去乃以逮之歸也垻之蟲蟲力將焉用[illegible]
查各渠堰地形西高東下而水則遏之西流以入於河[illegible]
隨水流水淺沙淤高者益高東之水無所容勢必横流[illegible]
溢衝堤決堰然後派築用與北西之所由利用號以[illegible]

不須商辦今　兩院所題等料字樣所包原廣商既不必
辦其挑濬之具又水勢既通自無旁潰兼可省其修築之
木石是商之力常餘於民宜令某某商認定某某州縣民
夫飯食撥名派定庶民無謀食之慮工用易成而商與民
兩得其平鹽池永固　兩院所題工力撥用民夫物料出
自商人與州縣前詳不相左而實相成者也

廣建義學詳　　　　　　瞿亮邦

竊照萬泉山僻小邑地瘠民貧躬耕課讀者不乏其人而

無力延師者比比皆是。職到任後。適遇饑饉洊臻。二三年間惟以招集流亡。勸墾地力爲急務。未暇議及義學。茲則荷蒙　恩詔。除賦蠲租。流民復業。又值年歲豐稔。比屋盈寧。若不興舉教化。廣爲誘掖。又恐遂其生者不能復其性。躭於逸者不克習於勤。莞子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匿。其秀是橫經負耒。古之爲士者常兼之。所以孝弟力田爲鄉舉里選之本。不可不於教養二端。愼重而並加之意也。職議於城鄉共設義學五處。所延師儒不拘生童。首重品行次及文學。每

不得假手胥役於正月燈節前後擇吉開館設席延請一
如家常欵待西席之禮其勸誡諸生以生徒之多寡爲職
業之殿最暇時單騎突至義學課其誦讀試其文藝行之
既久自必家有誦讀之聲戶習絃歌之雅安見山陬稚曾
之風不可漸變而爲詩書禮樂哉且伏念古之儒者十五
而入大學當其始就外傅先記方名書數及洒掃應對進
退之節今則置小學於不講業不務其實教不循其序無
惑乎士矜虛譽俗尚浮囂豈知童蒙乃作聖之基幼學正

大成之漸。職議於城鄉各學。凡童子讀章句者。於經書外郎備置小學一本。熟復講解。令其了然于幼儀內則。然後學爲文章。庶幾入孝出弟。自其童而已習。異日不流於輕浮佻巧。是亦先氣質而後文藝之一助也。合將建學情由詳報候奪。

脩萬泉縣儒學記　　瞿亮邦

學校爲人材之地。風化之原。國家所先務也。自古迄今。內而京師。外而郡國。莫不各有膠庠黌序。而統言之則爲學。

弗輟凡一言一行莫不以　孔子爲師法益光參三咸五
之治所以幸曲阜祀太牢　命儒臣修闕里誌而又屢布
告天下整新學宮增置博士弟子自昔崇儒重道好學不
倦之君未有若斯之篤者萬邑爲唐虞甸服民醇俗樸饒
有古風彈丸之區往往英奇輩出乙亥春余奉　命守茲
土即謁　孔子廟入學宮見其地勢隆起規模宏敞獨是
棟腐榱蠹墻圮瓦裂岌岌然惟鳥鼠之見優而風雨燥濕
之不避也思有以振其靡墜時方饑饉未遑舉行每朔望

講謁輙旁皇四顧內不自安幸蒙 天子仁聖蠲租賜復
屢須漁汙且大吏奉公感召天和歲時豐稔民得以其間
含哺擊壤享耕鑿之樂因奮然起曰父母之愛子既已饑
爲之食寒爲之衣矣又必爲之端其步趨擇其師友慎其
聲色嗜好之習禁其剛狠暴戾之氣然後子得爲孝子而
父亦得爲慈父縣令之於民也亦然政教克一風俗乃同
身膺民社而於禮教之地聽其廢墜而不思舉是徒襲講
誦之虛文士與民究無所具瞻也誰職其咎爰先捐俸倡
[illegible]而學博張[illegible]

立其工。內而禮殿講堂。旁而兩廡齋舍。外而櫺星門學門
一小。額大帷幙器用之敝且毀者。或從新修葺。或由舊補
一。無不整齊完好。而於　至聖像。特設章服繪飾焉。他若
文昌祠。則建立牌坊以承其氣。　奎星閣。則改置巽地以
對其峰。更於東門外增建牌樓以鎮其勢。諸凡缺者補葺
者增繕。計甎之數若干萬。木之數若干千。匠之數若干工。
材具物料。曾不假胥吏手。經始於庚辰之春。落成于辛巳
之夏。與數年來弗克圖未暇圖者。至是始輪奐煥然一新

棟宇。使非大夫士庶勸輸之誠。學博邑佐贊襄斜將之力。幾何不阻於始而隳於半耶。工成相與入而講　學堂中。升明倫堂。進諸生而告之曰。多士、爾等亦知修廟之說通于學道乎。書有之、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人勤乜於修之一途。而不敢荒厥志以玩愒于時日。殆與廟而已。今之人不然也。夫廟有棟梁基礎。猶人有氣質性情也。廟有簷阿榱桷。猶人有廉隅坊範也。廟有丹艧堊塗。猶人有文章才華也。俟之蠹之。將慮傷其質而小其規

踰閑。放廢繩墨。以自矜其浮華緣飾也。亦見其昧於修而妨於道矣。多士望夫子之門而欲其入。即闕黨之車服禮器。可於斯想見。況 聖天子崇儒重道。業已靡遠不孚。豈陶唐有虞之醇俗。去今 首善地僅千有餘里。而可不自砥厲修。以答我 元后扶植人才之至意哉。諸生咸唯唯而退。爰詮次其顛末以爲之記。而并書同志之有功于斯事者。勸其名於碑左。

祭龍祈雨記

瞿亮邦

邑建孤山之半勢如下坂既鮮長流又乏井泉惟仰天澤滋夫禾稼康熙丙戌自春徂夏亢陽不雨麥秋失望余奮心援弱宰僚佐紳士耆庶徧設禱壇祀諸廟匝月有餘冀皆竭誠致敬毫無倦色究之微雨輙停罔克慊意也既而得虞城縣志一册内載華陰柳公祭龍事亮邦欣然曰古法具在昔人豈欺我哉遂于甲乙日作東方青龍一長八丈環以小龍七各長四尺丙丁日作南方赤龍一長七丈環以小龍七各長三丈五尺戊己日作中方黃龍一長五

丈環以小龍七各長一丈五尺又依韓昌黎曲江法爲祭
龍之文曰維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七日萬泉令瞿亮邦謹
以香果之奠致昭告於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
槁乃于甲乙之日准古法作龍之像齋戒祀禱惟神其亨
佑之降甘雨以惠黎人急急如律令其丙丁以下日期依
文改神名擇用吉時旅行跪獻引咎責己晝夜無間者六
日六月十三庚午將晡有青龍現東南蜿蜒出沒良久而
隱邦民皆拭目焉二十三日庚辰果雨癸未又雨乙酉丙

夜大雨數日乃止四野霑足歡呼載道萬姓力業不病涉時歲登大有此皆由　聖主敬天勤民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轉災爲祥若此豈卑官小政所能致哉第思雨之應禱或偶然或必然其理固窈茫莫測而有民社之寄者誠實心奉行不敢以其文視之天聽雖高自呼之而立應况此禱用古法載于說苑韓集[illegible]則柳公用之而驗今則予用之而再驗亦可信其不[illegible]矣爰是敬述顛末筆之于乘以爲後之憂民憂者備採擇焉

類仍或軍興傍午則公何征繕不能不與通都大邑共循
終事之分是以審編丁户最宜均平第人情各爲已營罔
恤偏累有一便於公不便於私者輒百計阻撓雖有良法
美意亦扞格而不克舉行是審編之名徒存審編之實其
廢墜不修也匪朝伊夕矣嘗試總其弊而計之其彰明較
著者凡有十十之中屬地糧者若其五屬丁差者亦居其
五一曰跳户花分也萬無上門下上三則即爲最上自無
多之人借跳分爲規避而繡壤連阡者反居下門勢不至

舉畸零之小户而與之等倫焉不止此貧富所以不均也一曰詭寄官庠也紳田儒户例免本身雜差自宦衿之家借詩書爲護符而寓名户下者多係民田勢不至舉闔邑之征徭而皆爲濫免焉不止此豪右所以骫法也一曰借閃寄庄也泉之版章未成丁者附於甲尾名曰寄庄雖不與差而每户按糧輸門銀每斗二分比差較重有奸民當平日本係寄庄而詭糧於有丁審編本係有丁而閃糧於寄庄是寄庄則寄庄也共無門銀如故也有丁則有丁也

…多糧多者差重奸民憂之…

糧之數以自掩其多當其察之始知捏也否則未有不信

其真已開者也幸而覺之無可掩也否則未有不信其止

此數者也術何巧也一曰僞稱包代也如圖户之糧多至

二三十石此其匿差宜矣乃刖頂一鬼丁之名皆以包賠

代墊爲辭使官長欲匿其差而不可甚至圖甲且然夫

朝廷審賦定役本無偏枯乃彼之糧自如而於丁絶無與

彼之丁亦自如而於差絶無與僅盡人以既朽之骨與子

虚丁是爲名國家一旦經營繕修徵發期會寧復有一急

公好義者而驅之使前耶凡此者皆地糧之弊也而其實所以避丁避丁如此宜正其地糧而已足無復更有丁差之弊矣乃其又有五者何也曰生死不稽也夫故老逃絕例當擦去彼既廢則此與通盤打算原無缺額獨萬邑此里不通彼里此甲此戶不通彼甲彼戶必親友承頂有襁褓而代死父孤婺而替亡夫者按其籍則有丁覈其實則無丁丁之名存而丁之日即於寡者固已久矣此一弊也曰豪强勢壓也定例十六成丁乃勢力家有多至數十丁

中之未去者止一丁而
於私家而無關於公室数不足則必以貧苦单弱如前項
之坐先不移者充填定額而民乃不堪命矣此一獘也曰
捏報鬼名也如某里甲有壯丁報名曰應耳乃禁黠者流相
與匿其正名而僉造一捕風捉影之號謂是與過同分代無
庸再復報丁有司方且從而恤之如所請其實所報者
非正丁而正丁則固未嘗報也此一漏十以僞匿正庸可
誑乎此十分而八九者也曰濫免徭役也計五年一審編
此五年中科歲新進文武生員不下数十人本身既免差

矣又爲其父兄弟姪乞免不從則詭云已之乳名生員日加多則優免者日益衆優免者日益衆則當差者日益寡蚩蚩細民聽召徭役稍後期則鞭笞隨之而青衿之家闔户宴然曾不知所當何差所差何人於心安乎此十分而八九者也曰禁絶流義也萬邑地廣人稀民多從外來亦多爲人義男者因其來而我安之可許之成丁矣因其父視我而我子視之可許之成丁矣惟萬不然彼則堅欲成丁此則堅不之許揆其不許之故無非一以便其包攬一以規其[illegible]業丁成而[illegible]

之利也此亦十分而八九者也夫此一
五弊雖賢有司猶盡能察尚不足以窮抉其詐欺周知其
情僞而況有爲之首尾朋奸表裏行私者若戶首若甲首
若胥役若紳士輻輳環至實繁有徒於是貴富欺貧者浸
潤其囊而爲一弊舞文弄法者上下其手而爲一弊伺候
公庭者借端需索侵民之膏而爲一弊請託私門者賄賂
濫汲奪官之權而爲一弊合此四弊以與前之十弊助力
加功縱有燭照民情不畏强禦者亦將困於法之無可施
而令之不獲伸矣嗚呼自非守道君子何以善其後往見

吾吳巡撫韓公丁徭一示其言最深切著明大要以抑豪強扶单弱均差役爲主不謂吾吳之弊萬亦相同夫事當積重難返之際勢似難以驟更而窮變通久之道千古爲昭是安可不亟爲之所哉昔張子傷井田之不行於後世至欲買田自試爲之古之有心世道者類如此矣邦不敏承之於茲十有二載兩經審編曾竭其愚鈍以供厥職茲承詢尤不敢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有負吾撫憲臺之至意也謹議

於乎作禮樂刑政治天下之具於是乎備易曰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哉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即以
天下爲已任朔乎讀書明理行義達道皆於隱居求志之
日務之而老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當隋仁壽中與兄正
倫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登科記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
人而秀才止一二人時秀才科最高試方畧策五條凡有
四等貞觀中詔止之後有人以秀才舉張昌齡昌齡固辭
先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

當今以生員呼秀才亦冀其名耳苟有其名即宜思其
義苟文不師古學不窮經□□聖賢之名以攖取榮利
而所爲束書不觀剽竊□□□□其貳而已矣我　皇
上崇□重道□興右文瀚□□□時古之士籍藉聲下每
御會試　特命鴻儒總裁而主□司學政者尤　簡在帝
心多以侍從名臣爲文章宗匠其難其慎誠重之也夫天
下士亦既爭自濯磨蒸蒸丕變知通經學古之爲益而剿
竊之爲非矣山右固人文之淵藪也攷之誌鋪其聲稱播

闈尤指不勝屈獨嵩邑則僻處一隅[illegible]
士之獲售者每不得一人余滋懼焉爰是纂廣之暇恒與
諸生以制義相磨切合於道者録之違於道者闢之高下
甲乙不少假借蓋自念才分迂疎吏術短淺惟是制舉一
道自先文懿弁冕南宮臚傳及第法程家訓要禮猶存而
允在京師又習聞名公鉅卿賢師良友之講貫自謂已竊
闢嵩一況　聖天子加意作人　各上憲獎勵造士普教
棫樸之化徧於泮水辟雍而敢弗竭其所聞於先世所得
之高明者為嵩邑多士傾心相告甚賴其指[illegible]其識業予[illegible]

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也故優於德者其文和以平優於才者其文奇以辯優於識者其文跌以達優於氣者其文豈以[illegible][illegible]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夫爲之而至於經國家傳後世則其事重矣非其人之能自樹立卓然有志於通經學古者不能爲也萬號汾陰王仲淹之經術薛文清之理學流風遺韻近在咫尺歸而求之有餘師焉諸生苟益加鞭策相與悉心研究涵濡乎道德磨礲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則今日坐而

者八謂王荆公變秀才爲學究[illegible]

甚微矣而識者顧於此別之有用與無用之分也程子謂謝上蔡此秀才展拓得去[illegible]拓者有用之謂也諸生之爲人吾不能具知若其文則[illegible]已駸駸中爛外燦然有條理法度才情學力之可觀非三家村老儈拈題豎義僅堪覆醬瓿酒甕者比因取十年來前後考校文若干篇拔其尤者付之梓顏曰課士錄覩其文即其人可知亦望諸生他日之果無負乎秀才也諸生勉之哉

邑侯瞿公清風書院　　董守彪

歲在乙亥今上御極之三十四載也江左瞿公承令
知邑事閱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余輒然曰瘠僻九其
得此賢司牧以豈弟之衷爲噢咻柔之化殘邑其有起色乎
歷數載余縻祿於外毋里人至寒暄畢即訊公之所以理
萬閔弗群口一聲津津稱道不置今春 吉內擢中書凡
老走余曰我侯視民如子善政善教大造我邑茲行有日
矣吾儕留之弗得舍之弗忍[illegible]所以尸祝侯者建書院以
誌不朽盖不啻候之常在萬也余曰爾知侯之治萬其[illegible]

民既無鞭朴之苦亦免伺候之繁又糧銀向經里老戥收
兩外加脚費添鏍銀三分侯悉裁革諭令花戶自封親
解餉豪胥無所容奸編審向例各里繳送紙紅銀八两
口甲新增幼丁一二名往往貴富差貧弊竇百出有糧盡
丁絕者多於原戶名下派徵無糧自一二錢至三四
錢不等謂之空懸銀世侯詳累次編審數次革去紙紅
並則闔邑通計不以某里戶丁收斂幼丁遇有空懸必百
前當之見役之年各里幫出一通一解歲費一百餘兩兼

有里馬五頭挨次出差六萬[illegible]十餘兩俟聚行革勉驛站
裁革續轎舁里徵銀有一兩[illegible]有八九錢者俟出貲催轉
示諭此累貲豁顏料或舊有或新增舁里派銀十五六兩
不一俟買置交納絕不累民[illegible]衙馬匹里甲交納豆草任
費二百餘兩俟盡革除合行維持之並不聞年終報換至於
崇講約剏置必[illegible]新會[illegible]定者不輟城鄉設立義學五所
厚師膳秉山面[illegible]旱禱日祈雨引
咎責己幾不欲生也[illegible]也余曰然然猶未足
以盡吳也[illegible]

則十四載無初終之殊政務日出而不見其猥接冠紳與三尺孺若一寬而弗緩嚴而不迫如是而已他非所知焉余曰是則侯之所注精也古今論循吏者謂視國事如家事侯則以聖賢心施其經濟竭誠盡瘁至忘寢食吾意侯之理家未必綿密專精一至於此諸父老能盡言之余次其說而爲之記侯名亮邦字敬夫號循廬歲進士江南常熟人書院在縣治之東南顏曰清風

邑侯瞿公興政畧言

潘韓度

邑令之賢民所愛也而賢之出類尤所愛令政之善民樂傳也而善之異常尤樂傳故在昔蝗不入境虎北渡河雨隨車麥兩岐千百年來頌歌傳誦依依口頰間吾邑賢令代不乏人而五奇之政僅美新城嗣厥徽者惟我公爲最公慈惠精明鞠育噢咻十有餘載慕爾山壤幾成一隅唐虞而異政之最著者旱魃爲虐二麥已稿秋禾無望民虞再生之難公令設製五龍祭禱應期龍見還雨沾足歲仍有秋又蝗螣害稼遍野蘗食莫可如何公令分詣八鄉壇[illegible]之亟悉圍[illegible]期有良[illegible]

遂公拂然曰若野與誰傷我民合予爲之刃場門

追月投堂下隱若被桎梏者左右扶翼以償薛子命他去

歲值大有黍與稷翼所在皆然而一莖双穗吾邑獨是其

瑞比類而觀又何讓蝗南飛虎北渡諸異政哉夫災祥固

所時有而化災爲祥實非易易公之感神明格異物援豫

新響若是皆公之至德爲之也民感其德既銘之心頌之

口尤欲載之典章以表其休爰合辭請志與前人之記新

城者後先競煩焉公虞山人名亮邦敬六其字也

詩類

過孤山　　吳啓　江陰知縣

客路過孤山行行入畫間一鞭分翠色十里擁雲鬟城土烟霞潤峰頭日月閒紅塵違日困幸此一開顏

次韻　　王晁泰　政

驀地見青山徘徊落照間泉飛千尺練嵐抹一梳鬟右洞龍長蟄深林鹿自閒攀躋凌絕頂長討解塵顏

同題用前韻二首　　胡謐　提學

停停幾似山砥立半空間秀並仙人掌纖分王女鬟峰高

四面開群山遶……

巢枌老坡年卧石闕仙踪如可覔採藥駐頹顔

楊蘭 見歷宦

題孤山

我愛此山峰危截高几許叢樹藹青蒼閒雲宜吞吐黛色

歸寒光孤形峙寰宇高士此中焚清風播千古

題雙泉

楊蘭

池漲雙鴛碧清分一脉凉天光変印彩雲影雨呈祥浪疊

巒峯疊風寒蚌競光林陰有孺子相對歌滄浪

題法雲寺

柏世芳 主事

杖藜扶我上孤峯身在雲霄數萬重天闕分明開錦繡日輪昏曉照芙蓉人傳奇勝來山客佛影虛無禿社翁竹立危巔瞻望遠欲乘元鶴馭虬龍

題退思堂　石　玠　提學

匝窓栽竹幾何時春雨年年長嫩枝有地不如斯地靜多君誰比此君遲紛紛緑葉能藏鳥淡淡幽芬自入詩欲耽一壺相對簡塵途情抱賦何如

春日登孤峯　石　玠

不盡登臨與洞口空田落日寒

栢林廟　　　　　　　　　　賈仁元

水滿雙泉月滿懷樓臺上下出塵埃分明一所蓬萊景只
欠仙人相往來

遊栢林祠　　　　　　　　　賈仁元

與君舊約此山盟此日登高怡我情一路栢間香藹藹幾
番軒外鳥嚶嚶樓高見聳星辰近道合心同聚會誠却笑
當年貪祿祿長安空自衿浮名

弔泰興尹黃連元節　賈仁元

兵奚黃池勞震驚先生獨立衞民生倉皇應變非無策慷

慨全忠豈爲名廟號有嚴瞻許遠汗青拭涓寫眞卿應[illegible]

一點英雄氣化作山河壯帝京

靈秀山謁風雨祠　陳廷謨 河東 監御史

列栢森森靈籟古煙迷石卧疑眠虎齋心悄步覆山嶺

首看天眞尺五風雨祠成幾百秋就中何故侍光武七

爭喜話前朝我亦因伊曾進侮雖信正人豈偶然元甯

過唐堯廟中與余小補行

甘雨

過栢林廟二首　　王嗣美　關中人　河東道

虛閣凌空瞰百川偶來覽勝一停驂黃河汾水紆迴見太華中條指顧偏銀海光浮日吳影瑶臺飄渺瑞生烟山河晉地從來美怪有英才濟濟賢

萬樹攢成錦繡堆幽奇端不讓蓬萊孤峰左抱千山壯飛勢東旋萬壑哀歌管疑從雲外度山嵐似落掌中杯登臨不覺襟懷闊日下青山倘未迴

遊栢林寺　劉鼎鄉見歷宦

古柏蕭森列峻嶺嵬嵬棟宇聳雲圖凭欄禾黍饒千里跡

磴溪流引二泉德顯炎精神有赫祀崇明祚福無邊登臨

正值南風競靜聽濤聲憶舜絃

徑入深林彌磴高千齡叢栢鼓風濤蟠螭怪石蹲威虎屈

曲蒼根起巨鼇蹺跳層巒排翠嶂俯窺荒甸借金刀吟嘯

不勝憂民志惟向山靈謁索綯

題孤山　林相國 [illegible]

洄出僊人去逍遙川原繞萬泉

洪濟橋行

呂涇野 狀元

君不見萬泉之水來如注千巖百谷還相附波濤滷湧勢若雷土橋木帆何爲哉城西之澗衆所濟邏來崩塌誰相繼出遂令魚鱉鼓溪漱坐見行人嘆迷浮王侯作邑有餘力一朝下令種民德青山鑿石碧嶙峋指日鬱嶔向高是作者不勞行者喜侯之爲民何切哉嗚呼我昨買舟自京師還要津要嗟流離侯之字民民且戴侯今歸去甘棠在請

君歎盡侯之功太行之石還可礲

題嵩泉公署中　郭斗洪南人

燈火入山邑蕭蕭風雨中愁聲蕪滑咏詩思及情工驅馬
題仍在飛鴻去不逢龍門昨夜與瀟灑尙無窮

典午隸業栢林賞雙泉絕句　范學顏

嵩木蒼蒼照夕陽雙泉湧出亦滄浪浮生此地堪高臥而
賦看人笑楚狂

清明致祀栢林廟歌以紀事　周之楨見歷官

婆娑落翠鈿長斷叱撥追連錢漢武避寇嘗少年神力回
豐祀周全廟貌致祀與世延歷朝對越罔敢褻余修牲醴
祭告虔樂舞雜奏拜階前栢籟長吟聲嗚咽不發低亞草
芊芊春風蕩漾堪醉眠

題栢林　　高鳳儀見歷官

驪馬禴禪肅入山見樹喬倚臨背坦蘇蓬接對中條古栢
森森藍新烟藹藹飄盤根披危石蒼幹插青霄風暖龍蛇
動草青狐兎驕簪閑稱士女佳節雜笙簫瓦木京茶近寺

雲探八葉遥尋徑過石磴覽勝紆星軺夜靜鐘聲遠日晴山
色姚八灘皇避寇至疑是趾靈招

遊栢林題　　范孚嘉

不到名岐幾歲華重來載酒䜩芳葩晴嵐捲映林中色翠
栢扶八疎天外霞飛閣風聲萬籟起穿林鳥語數行斜凭欄
南照海光近夜入奚囊詩興賒

孤峰攢翠　　鄭章見歴官

危峰十横遠黛秋色削芙蓉雨足分青靄晴嵐護古松塵
封徑十尋倚隱雨雲蓮立旁[illegible]

雙泉流響

鳥道盤空曲流泉下上聞水會低而瀉高樹晚留曛澗入苔痕吟情從掌露分登臨頻倚杖蘿月共披紛

唐寨秋風

古戍悲陳迹荒原日欲晡鴈聲寒極浦秋色滿平蕪歲月存青史河山剩戰圖沉沙餘折戟拾耳問耕夫

栢梯晚照

群翠迢遥天千峰返照前吟風山木落射月晚霞鮮暗谷猶清聲歸樵急亂躍村扉燈夫起獨鳥下蒼烟

桃洞春晴

青山啼鳥遍深洞傚花蹊宿雨鬟鬚粉殘紅亂燕泥葉稀鶯遷樹草淺犢扶犁也有漁人問春心着處迷

鷗巖霽雪

漠漠輕烟碧寒巖物色清歸鴻遵塞影鐵騎帶邊聲井稅村庄靜雞豚籬落晴霜空擺遠目群岫共雲平

法雲遠眺

菁葱烟際路精舍倚岩巍小苑鶯花淨禪樓觀聽遲晴雲

滄峯衲

高臺多古思明月曉山幽樹寂棲鳥定峰迴候鴈留秋蕭
牛渚笛夜色武昌樓看落星河影沾衣露欲浮

仲夏雨後登明遠樓小飲

閒此登樓意黍疎雨後晴雲峰侵閣吟花檻剝桐輕樹寂
山村綠杯深濁眼明鞭心清嘯發傳與衆峰鳴

其二

雨濕麥秋夜天高草木清千畦牛背童一逕鶴聲輕歸
花煙白棲虛霞影明當杯鄉思遠長聽鷓鴣鳴

查保甲夜回

瞿亮邦

不知村舍遠信步問民勞西風刮面寒吹入利如刀伊予胡爲者憂心時切切古有守望助同井爲同袍後乃不復然馴良變紛囂嚳之藝黍稷有茶未能薅終焉茶滿邱黍稷皆蓬蒿所以設保甲巡徼在爾曹毋以文具視防範嚴秋毫老叟前致詞公命寧敢慆顧公涖八載視民已不饑閭閻知姻睦有何斤木豫請公且酌盃膏此鄉中醪予曰殆不然未雨計宜操涓涓苟不絕遂以成波濤爾曹愼旃

寄

視雪如原馬上口占　瞿亮邦

三冬久不雪所慮在田功昨喜瑞花舞如芽柳絮叢地[illegible]

天氣白山冷塔光紅匿泛迷行騎眼深印落鴻爨烟孤[illegible]

笑冰渡猜村童守僧還鈍素續紛披太空已欣豐可斷世

麥加豐東坡雪詩讚聲入風騷斷千尺稍麥連雲有幾[illegible]事非人力全歸自化

文類

重修萬泉縣志序　康熙二年　范孚嘉　見選舉

邑曷爲而有誌也誌一邑也曷誌乎爾一邑之中地理不無源流也建制不無興廢也賦役不無定額而祠祀各有等殺也以至官師人物不無前後異蹟與夫留連景勝之詠題也是皆國史之所不及悉一邑自爲記載歷世代而待人以增損者也邑寧可以無誌哉昔宣尼成春秋而二百四十年之間十二國正淫好惡良楛是非皎如烈日肅

若嚴霜千百載後一展卷朗朗在人心目而當年柱下史慇懃而博訪者蓋有由也以故國之有史備一代之大勢也邑之有誌備一邑之大畧也邑誠不可以無誌乎余邑之誌由來已遠自中州符公纂輯後幾八十年時移人殊風物非昔從無起而問之者鼎革以來兵燹屢遭原版存者十之七亡者十之三故編次失序人物亦缺焉而未補即補焉而未詳令閱者不能洞其端竟其委悠忽相沿棊池莊虎訂正蓋難其人也嗟乎天下事天下人為之若前

事之人夫使終如是也其

以明鑑哉有誌與無誌等邑侯鄭父母以三山大儒爲應
運名世下車之日即省觀風物留心典故越三年百廢具
舉求寧觀成其大者如修聖宇而道德之壇瞻仰嚴翼分
課社而彬雅之彥蔚奮鵲起令凋瘵餘習沐詩書之澤而
應作人之化也猗與茂以加矣又取邑乘而簡閱之慨焉
於殘什之謬訛毅然以重修爲已任曰斯果文獻之不足
故與推考文獻者之不足也遂諮詢詳於蒭蕘故老得之
傳聞因其已然參以已意冗者刪之缺者補之潤澤增美

數日而釐然一新俾閲之者欲攷地理則職方有隷也詳建制則數度有原也徵賦役而遡祠祀則維正之供昭然而論祀之典有自也再稽官師人物而學士大夫之偉略以及徽文大義之遺咏可按牘而得之更使遡洄伊人而有遐心焉噫觀止矣余因念夫人與人之不相及也遠矣以數十年難就之緒闕廢者㮣置之即間有銳志者亦遜虛襪之浩習既久以謬相傳者即以謬相信公直視之如家事弗底於大成弗已也是其精心敏畧正前無往而後無來者夫此宜紀憂杞宋之無徵而

不易者余於此詩亦詩

重修萬泉縣志序　康熙四十七年　瞿亮邦

三代有史而無志夏之禹貢周之周禮皆志也司馬氏撰紀傳年表之外若禮樂律曆天官河渠志焉而名以書至班氏始著爲志後乃因之通都郡邑咸仞習焉上以佐朝廷之治化下以動閭里之觀感是志之重與史均邦非故視爲不急之務而廢焉不舉也凡夫天時地利人事物產之異宜戶口財貨賦稅徭役之消息山川城郭官舍廟祀之廢興不詢諸故老採諸謌謡咨博訪於賢士大夫無

以正知而灼見夫其大者政事之得失何以明人物之盛
衰何以識風俗之升降何以察邦承乏茲土與有風教之
責十四載來網求散失凡可彰往古而示來茲者罔不謹
識於心而弗敢忽適諸城劉公刺史平陽竊鰓鰓然憂之
初涖官即欲纂修郡志下檄州縣俾各修其所治之志舊
者續無者創徵其書以備采輯邦才識弇淺躡踵珥筆爰
請范子肅公董其事賈張諸子相與攷覈叅訂舊志遺其
所已有不敢漏今志述其所必有不敢私其文差損於舊
其事略備於前然皆述而不作竊效襲舊以為之方哉

邢獨有感者貢賦內所關戶口原額
五千明季兵荒疊告遷徙流亡僅存四千餘丁丁徭不敷
補楔地門兩差通邑九里有半鹽藉居其一向供撈鹽之
役幸而得免民則無論有丁無丁地差均辦至門差銀八
百有奇以流民之不成丁者列於各里甲版藉之末別之
日寄庄計糧一石又徵門銀二錢不無偏苦甚而歷去差
存子子孫孫包賠無已今　天子仁聖賜赦蠲租發帑截
留屢頒煥汗編與日爭華西奉采風問俗後之君子即以
此志呈憲轉呈　御覽憫然念寄庄門差之重困得照江

南翔江地糧之例一旦豁除則此志也其亦王道之一助乎謹附於簡端敬告繼賢之留心民瘼者

重修萬泉縣志序 康熙四十七年　范韓慶

郡邑之志即國家之史也史者紀月編年大書特書爲王廷載事之錄志者以今日操觚之志發前人幽邃之志且致感後人懲勸之志也試覽宇宙間匪躬報主罔極懷親伊何以表異曰是忠孝之志爲之也慷慨成名貞白矢守伊何以絕塵曰是節義之志爲之也石室蘭臺之貯經綸參贊之勳若文章若事功何一非

餉以志與修志諭頒隋無志者力言此[illegible]
乃立厥身於知罪袞集之間乎故必得卓然有志之人動
叅然能爲之志而後言之而行之行之而成之也余邑之
志邈不可考考之自勝國中州符公始閱八十載至我
朝康熙二年三山鄭公以修志謀諸鄉大夫先君子海門
公實肩其任商確益損視原志爲詳沿及十三年蘭陵邱
公奉　命纂修十載之內又煥然一新矣自是而來城池
之修墜學校之廢興田疇之荒墾人丁之多寡與夫科目
節孝之繼起序記詩文之增補三十餘年不無缺遺之憾

也虞山瞿公以江左名儒來尹萬泉未數年而民安其業士服其教人心風俗蒸蒸丕變還於醇古茲者欣承府檄修志由其經濟緒餘蒐邑乘而載籍之令度贊厥事度涉獵之學管蠡之識勉效壽陵之步而執簡以從採實蹟於衆論定筆削於公室已往者仍其舊未注者益其新山川之所鍾毓政教之所薰陶忠孝節義文章事功之孚乎人情者悉登之錄斷不令消沉於人往風徵之會而與衰草荒煙同其朽腐也若其地若建置若山川城池若公署學校以及祠祀

祀亦洋洋乎載成一代之典可以彰往詔來者[illegible]將令今之人見前之忠孝節義文章事功而志夫前之人更令後之人見今之忠孝節義文章事功而志夫今之人所謂以今日操觚之志發前人幽邃之志而且以感後人慕勸之志者乃知公之思深致遠而其功叉當與山高水深同壑不朽也志凡五月而告成刻始於戊子春王正月而竣於三月之閏

秀水杜公詳華河夫德政記 雍正四年

范韓度 見選舉

河者河東鹽池也夫者蒲解及萬泉十三州縣小民力役之征也爲例已久爲役最苦公之此舉真不啻起數百年萬姓之瘡痍而一旦登之衽席之上也是德是政不可不記不能不記而且不忍不記也爰壽之貞珉俾與天地同悠久日月等照臨永無滄海桑田之變易焉按鹽池本爲斥鹵地最下其南則雷首中條諸山延袤百餘里或谿流灌注或雨水暴發乘坂而下浸入池內則鹽不成鹽不成則商困商困則鹽課累而鹽政亦頹矣古人相形度勢設立渠堰二十五處渠則洩瀉堰則

皆以衛鹺截水使無侵溢旋……

七千五百二十一丈或有衝損或有淤塞司監政者向十

三州縣差提夫役州縣不敢不應挨門點夫僉報夫頭押

送各工分定之處每年春秋二次更遇雨霪或至三四次

而每次一州縣少者一二千人多者三四千人荷杴钁畚

裹糧而赴役之苦一至則胥吏需索官役鞭鏈晝焉搞

工挑濬夜或露寢星立悞時失業用力疲勞小民之累惟

以為苦竟不思做鹽如種田何為商人賣鹽漁利而修渠

理堰亦人人告病十三州縣者老吾吾然已定為例父亡子

何直屬骨肉之義莫可誰何幸撫軍伊檄委河東道臺潘
興飭到縣將各渠堰工程繪圖查覽公承檄即視為切己
要務西自蒲州東至夏縣凡山水之形勢村鎮之坐落某
渠某堰係某處官修某工某程係某處備理繪成全圖燎
如觀火又復陳修理鹽池渠堰末議八條其於鹽政之宜
行與民夫之苦累應否催提應否從緩靡不詳悉更將各
工尺丈數臣舊事今宜細陳備錄即以丹為子孫籌家務
亦不是過也果家撫軍行文凡有關鹽池之[illegible]俱歸鹽項令
務所在蒲屬十三州縣之[illegible]

膺老幼喜悅感舉手而祝

德澤焉豈惟萬之民如是十二州縣之民戶禱家頌亦無不如是也公之政美矣美及於萬戶雖家賜人益不若此之徧而溥公之德遠矣遠及於萬世雖蠲租薄賦不若此之久而長萬之民欣公之政沐公之德戴撫軍之除弊興仁不能向會城而叩首崇堦祗得鐫石文而流傳奕禩是德是政真不可不誌不能不記而且不忍不記也至公修理之八條及鹽池之一圖俱在碑陰與後之觀者有取云

邑侯杜公去思碑記 公諱庭珠 雍正十年

賈哲宣 見選舉

從來德之入人者深則積而為思思之不忘則壽諸石以寄其所思且欲後之人睹其事如親其德而永不忘其所思也今 皇上明目達聰銳圖上理敬天勤民宵旰無虛日一時俊乂在官祗敬夙夜罔敢儆蒸蒸然循良聲馳遐邇籍甚卒未能或先我邑侯杜公者公以檇李名閥輔國宏材調宰萬泉巖邑俗被 皇上至意大沛仁風父母斯民因心作則仁覆四野其尤著者南河夫役久為兩州十縣所苦公竭力請除夫無苦累口碑流傳都境纍纍不絕詎獨一時也 聖天子恩及老臣[illegible]

盡心推施。八百兩給散如數。至無[illegible]

且感公德。無弗踴躍鼓舞。辦理馳驅。[illegible]。須盡出

餐廩。絲毫不派里甲。各行供應一切屏去。凡遇上司過往

迎送。供給諸費。不爲民累。閭閻若不知者。仁人之利其溥

爲何如哉。他如催徵錢糧。不假吏役。俾民自封投櫃。任便

封納。細心理事。案無片牘留滯。民不呼冤抑。凡遇朔望宣

講聖諭。士民咸知禮義。安恬樂業。加以保甲之飭。不時

勸誡。奸宄不興。柝不夜警。經今莅任八年。自甘淡泊。吏不

沐立。罔敢鈎姤。則仲氏之明治。宓子之嚴靜。簠簋之克飭。

臨馭之有體公直兼有之矣秩秩善政熀燿指掌今奉
旨引見解任去闔邑紳士百姓泣欲卧轍攀轅難阻折梧
斥騶非公之仁德入人肌膚者深感人性情者至亦烏能
一時愛戴若斯思留甘棠於奕禩乎異日正笏朝端以安
一邑者安天下行見霖雨蒼生以覲揚 天子休命是即
萬邑思德之意也夫

萬泉縣重修文廟記 乾隆十七年 喬光烈 河東道憲

從來教化爲政治之先學校爲教化之本廟學者人材所
由起禮樂所由興也昔[illegible]必祀先聖先師[illegible]

太子親釋奠於大學元魏文成帝詔
行薦享禮凡所以明倫復古尊崇祀典由來舊矣我　皇
上政一教洽文運益隆幸闕里祀大牢屢告天下郡邑以
廣修文廟爲首務俻宣承之職者率以崇廟貌而潔蒸嘗
仰副雅化作人之意而朝廷即因是以殿最守令禮至重
也薦邑北顧平陽南瞻蒲阪向爲唐虞甸服而孤峯聳
雙澗流清山水美淑之氣蔚爲人文寔經嗜古代有傳家
惜以儒術疎略教化泥於不行有志之士莫不靡然成風
自廿頽惰長民者果有以修明而振作之安見楷齊無文

之鄉不可變而爲文章禮樂之區耶邑宰張君以三韓名
儁蒞任茲土登聖人之堂而棟宇摧殘時懷震陵風雨之
憂辛未秋倡捐廉俸毅然重修而邑之士大夫亦樂輸其
力以襄盛事於是庀材鳩工上而大成殿下而東西廡以
而門坊泮壁高其基址大其閈閎翬飛翼赫煥焉聿新名
宦鄉賢節孝各祠向所有者擴之向所無者增之而且移
建魁樓以復其古創修亭園以宏其制屈計若者爲陶若
者爲木若者丹堊之用若者匠役之勞慘淡經營始事於
辛未之秋落成於壬申之夏美哉是役也張君可謂知所

先務矣余惟三代而上教有[illegible]

詩書之道衰上不知所教下[illegible]學乃並其法而下之

今上有聖天子以立教[illegible]有司以振興之將見

學校修而教化行教化行[illegible]民風變而治道彰

豈徒曰修舉廢墜而已哉今[illegible]其成而爲之記

重修赤岸橋碑 乾隆二十一年

周景桂 蒲州府知府

凡爲治者事無大小皆其職也政無緩急皆其職也視爲小而忽之視爲緩而置之庸詎知夫忽且置者之不可而將爲厲病哉小焉必舉緩焉必謀是雖一端可以觀其大是爲職修而治明古者溝瀆陂池津梁道途必以時整毋

廢與夷利民故也昔單子之覘陳也星見水涸時功無修知其必替孟子言徒杠輿梁各以其期由是觀之知為政者抑孰有不然者哉世之令長勤勤瞿瞿以為吾於職業務舉其大已無負乎治至於津途利涉便通往來事之小者視若可緩忽且置焉聽任陋隳是亦勿知單子之所誡而未聞孟輿之論也萬泉為縣有雙澗夾城東西兩西澗為大元泰定中楊思聰為令欲民便於濟始橋其上名之曰永安其修之者明知縣王大節自大節後橋[illegible]於水入以艱涉及今百有餘年矣乾隆[illegible]

人以是爲病則謀建而復焉會歲儉之餘度未可遽議
二年既豐且和侯農穫就畢廼召縣民告以其事出俸錢
爲之倡民知其利咸相樂趨犖土築石踰時而績成或曰
凡橋梁之設以便深溪廣川今西澗易爲褰裳鄭勿橋無
害何侯謀此若恐後耶太守聞之曰是乃畢侯之所爲善
爲政也侯悃愊無華其言訥訥然其於民惠而載之以樸
故治無勿擧於斯橋之成其不以小而忽者於其大者槪
可知也橋高爲丈者十長爲丈者
廿有六以請諸太守記其事云

重修永利北橋並移建永安橋記 乾隆十七年 張文燦 見歷官

縣治在孤山之麓南高北下因勢爲城西門外有永利橋再西二里許橋名永安每遇大雨時行水勢自山而下奔突衝冒往往潰決其遷移修仍俱詳邑乘乾隆辛未夏山水漲齧二橋先後傾圮即欲爲整理策而是歲秋冬百姓葺城垣紳士修文廟未遑議斯舉壬申春二工將告竣則橋工刻不容緩矣爰謀諸紳士百姓力量捐輸共得二千餘金經之營之是探是築又永利之北有隆慶間邑侯李公廷臣因舊橋頽壞移建一橋名曰顯濟二百餘年[illegible]緑永利復舊不肯舍近就迂由之者罕而石洞[illegible]歴久今舊橋再頽賴此不致途窮但路頗崇狹[illegible]時不足便行人且橋[illegible]

越余督工頻過其地觸目惕心遂就近建亭而移傍於者
在以肅明威而橋梁之鞏固亦托福祐焉其永安橋橫斷
壁立下臨無地數月來暫爲鳥道羊腸動慮蹎顛茲特移
建舊橋於北以避水勢自三官洞南徑達西鄉先名工匠
鑿石孤山用鐵鎚貫石條下地以固基址繼作石洞以通
水道然後層累而上築之以上自春徂夏凡六閱月而成
是役也有依前人舊制而酌其宜者有仿前人遺意而易
其地者蓋萬邑形勢逼近山根水勢建瓴易於沖決乃知
依山爲渠利於北不利於南惟不利於南故亦多不安於

西因思當年李公所以不修永利而別建顯濟者應有深遠慮必非棄邇就勞余今舍永利而修顯濟所謂依舊舊制而酌其宜也即發永安而建諸北亦襲李公移建永利之制而用之於永安所謂仿前人遺意而易其地也是則二橋既竣一重修一移建一由舊而直者曲之一更新而曲者直之制雖不同要皆由南而北踵事重葺而無一敢自我作古耳乃或者曰今重修北橋李公之顯濟也宜仍名顯濟余曰顯濟所以通永利之窮名顯濟志永利
於重修別之爲此橋而記之以永利[illegible]

善而亦無失古初之制乎或又曰永安埧[illegible]

與修顯濟迥殊請錫嘉名余曰不然永安敘自前人與永利埒余不敢因顯濟忘永利又焉敢以他名湮永安耶惟埧移建以安於北且與利有攸往者俱永焉是吾願也遂援筆而為之記

請設義學詳　乾隆十九年　畢宿燾　見歷官

竊照範俗型方化先行於士類明倫講學道必重於儒林然苟無章服禮器之堂何以為負笈擔簦之所萬邑僻處山陬地瘠人貧里中子弟雖有俊髦而家鮮擔石之力延

師又向無義學遂使穎秀之童有志之士聞書聲而健羨無砥礪以切磋廢棄堪憐栽培無自而憲台作人造士之殷懷亦未能克副官斯地者奚以自解職自乾隆十八年七月承乏以來自秋徂春經營相度城內得書齋二處東西兩鄉亦計二處各分經蒙訪延善教其膏火之資隨時捐送俱於暮春之月開館矣猶念古之儒者始就外傅自灑掃應對進退以及出身加民端在小學惟茲山邑罔之不講今擬於館內各備一冊經書而外朝夕講讀務以為常行至御纂經書性理乃薈萃大成之學今惟士責力

習其課讀則倣程氏分年日程之法請

隴其為宗方得其要前東省有會城濼源佳郡青巖兩書院維時掌教之人職前任博平教職時路朱兩中丞後先檄委故於講貫之事尚未生疏今城中館地公餘之日源源會課而獎勸之其鄉鬲公便亦面試而稽考之將見覽匡鼎於鹿洞非事遊觀會朱陸於汾陰有關學術敦詩說禮為素範以傳家食史寢經出文章而報國庶幾嗇文清之媲美交映隣封而曾都憲之事功同光史冊矣

禁宰耕牛示 乾隆十九年

畢宿燾

爲特嚴宰牛之禁以安痺地以裕食天事照得國家之本
食貨居先耒耜之資耕牛尤重故六三无妄大易致戒邑
人九十其犉雅詩載歌牧事既穿皮而引重民命攸關宜
留阿而伏泄物利是惜此牛皮榜自昔所稱而盜宰律於
今爲烈也本縣加恩庶類軫念民依讀甯戚之歌有懷愛
物思猗頓之産痛恨奸徒誠恐愚氓無知貪小嗜利視屠
狸爲奇貨目無全牛以竊畜作生涯情同石彪試思竭力
起土奚忍聽其哀鳴體裂支分寧不惻其觳觫果無厭之

人等知悉法令共守保甲互糾告發則立置重刑
隨時拘訊飭地約嚴查屠戶遣快壯密行擒拿渤海買牛
希蹤龔遂之化壽春留犢想見時苗之風誠欲推恩及民
寧必詢喘作相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邅之
毋忽

邑侯畢公格　神捕盜四境乂安爲文以紀其事并
歌　乾隆二十年　張史筆　見選舉

邑之北鄉張戶坡有丁緒子者秉性兇狠行若飛羽以殺
人爲事行刦爲生黨羽滋蔓失竊頻聞本境畏其肆虐隣

封懼其飛殃官吏爪牙被其籠絡盡黠盜也某年曲沃盜
案緒子為巨魁歷任踩緝弗獲山左畢公下車以來與神
除害善政悉本誠心殲惡安良孚民更足通漢一日聞緒
子自外潛歸遂選幹役奮往前驅并移牒城隍密捕協拿
當夜就擒若有神助者緒子尋於會城緣越獄立置典刑
首惡既除黠盜遂息四外皆安堵無恙焉夫城隍之神所
明正直威靈顯赫豈他淫祀可比苟非賢司牧正心[illegible]
潛孚幽冥有未易以昭格而其應如響者載稽歷官[illegible]
誠感神狼償孩命僅見於崔瞿兩公今者畢[illegible]

無厭豈直百倍於狼哉遠近之被厥災害者夜有

呼望救者奚止百千萬孩命哉公懼侮鰥寡不畏強禦獨能取累年未獲之兇犯一朝藉神力而剪除之俾萬姓安居樂業咸舉手額慶曰今而後高枕無憂乃莫予毒則其平時體信達順感孚有素而不自禱神之日始可知也詎不與新城常熟兩公異蹟先後輝映耶爰系之歌歌曰邑有賊盜丁緒子殺人行刦渾閑事（叶上止反）黨惡滋蔓蔓難圖朋比作奸不畏死一日緒子惡貫盈馳檄大索徧鄉城爲域爲鬼形蹤窖網漏吞舟獄未平我公誠求能萃渙禁暴

誥奸寧里閉焚香沐手訴明神巨魁一獲了公案會城哉
獄正典刑孳盜竄伏如散星奸宄悉攘胥歛跡萬姓樂業
各安扃嗟夫神之聰明正直兮不可以臆測維公之愛民
忠圖兮神爲之黙翼人曰於鑠哉顯佑伯之罰惡不緩無
私無誕余曰於都哉賢大夫之明德維馨神視神聽將髣
髴新城之崔兮步武而溯涸抑頡頏常熱之瞿兮接踵而
步趨則宜其路無拾遺夜不閉戶而闔境鄰封咸爭頌夫
杜母與召父

萬泉縣志節烈論畧乾隆二十一年　邵等維倚氏

書觀蕭范節烈如楊解氏之死拒叢胎子王長女之殺王
薛進喜未嘗不掩卷太息也曰是其舍身成仁所謂女子
而丈夫者非與若高張氏教子還金儀乎斷機遺範趙賈
氏立截其指聶薛氏盡斷其髮庶幾割鼻誓死之英風張
賈氏生涯彈花高王氏行傭女工迨苦節自勵范董氏剪
髮易米供姑膳而自拾青橐剝樹皮餬口則又節而孝者
也嗚呼是皆難能也已自世風不古崇勢位艷尊顯者毎
阿所好爲溢美詞邀國家異數殊恩而皂隸庸乞焉醫夏
畦之鬼錯節盤根行事卓卓而褒揚弗及其姓氏獨節烈

爲然哉且夫藜藿守貞者貴顯家無足奇而愚賤者難之古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原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幽光王學士大夫何人不當節義孝順者此丹徒靳相國夫人不與旌而徐華亭之所以見折于司官也若之何屈彼而伸此乎今脩閱萬侯畢公增修節烈苦節必録幽貞悉採無飾詞無遺美更生之傳與湘東之書與而楊解氏諸人極微賤而遺行昭著余尤低徊神往不置云

萬侯畢公決獄記畧　乾隆二十二年　郭帶淮

決獄平允而刑罰不[illegible]

日平兩造曲直則情必期得法無不猛而寬其[illegible]與立新者

其美鼠竊王二娃萬之東鄙文村人也歲丙子冬盜同村秦娃田中畜一售他縣越來春秦得贓王因入還其畜秦献畜于公而又誣王夜入家盜畜二并他物之多也曰王二日竊人財賄伊堂弟某爲窩主甚富今贓已獲半盡償其全王亦誣秦曰秦某背伊父畜償賭債誑父失田中吾弟共賭爲証今伊父知畜歸我我知伊畏罪還伊畜而反誣吾賊及吾弟豈賊夜盜伊而近隣有不與聞者乎又何居乎失盜在家而伊父始言于野哉且同里閈並芳隣者

繫其無人人固皆不知伊有二畜也公揶揄顧左右曰如王二言秦曲而彼直矣然賊實王二莫余欺也其弟供亦如兄公熟視之而若弗聞也者嚴詰各証証各袒兩造堅莫露真情公私念其弟可理諭而情感也屏吏役進坐下而曉之曰吾誠識汝非盜而賭亦莫須有也夫盜與賭刑均汝何諱盜緣而承賭犯吾憐汝幼且忠誠必爲人陷故不汝戕汝吐情實吾即汝寬其弟汗雨下莫敢仰視乃泣訴兩造之誣且具言秦鏡吾富而吾又畏吾兄敢不阿附遂杖王二餘盡從宥而獄平[illegible]

陽和春布令且留冰雪倚山間

咏萬城風景　郭帶淮

城號薛通古今繼武德名城建晉末歷代仍薛通唐武德年以城東谷多泉易今名孤峯千疊翠雙澗二泓清韭向溪邊種麥宜嶺上耕淳風留市井髣髴葛天氓

萬泉寧節母咏　寧母生孝廉耆英先生五月即孀居若節撫孤成名爲詩以紀實　郭帶淮

鳥有比翼者忽從中路折雖云折其翼不忍別成列吁嗟

太原女王氏母系出同室擬共穴結縭時無幾鏡破腸欲裂生

兒甫五月未堪任衰絰不解隨人哭焉知是死別母也空閨中啼成子規血夙聞綱常重忍使名教缺身存心倍苦保孤志何烈封髮不再櫛丼守清貧拙兒能讀父書襁褓恣論說母于子未延師時即口授論語兩本寧以珠在掌而忘玉必切丸熊膽和泪寒暑功不輟以此傳舊德有兒稱匠哲試輒冠同習磨穿桑硯鐵秋風馬蹄茫雲路誰頏頡母迺一開顏忽甞還泣啜下報夜臺人艱難已備閱我聞章綸母千秋誇卓絕巾幗有丈夫異代足相埒不競百花春固宜香晚節孤峯留眞氣耿耿名不滅

乃求務其有詳審如公者吾見亦罕矣不然則行[illegible]
民以逞者也若公之決獄而務求平允期無冤也其諸折
獄惟良者與得情而刑罰不濫重民命也其諸哀矜無喜
者與何其賢也余素不善譽顧久館公署公一歲斷數百
獄其纖細不枉慈祥不虐可畧舉一以例其餘余故表而
出之用告世之長民者若其他創學畫士奉法安民公去
萬而將有勒貞珉志遺愛者無煩余援筆而記之也時丁
丑夏四月決前獄之後三日云

詩類

魁星樓成 樓在明倫堂後成於明嘉靖辛酉詩舊志遺今補 吳一極 見選舉

魁樓百尺半空懸創立高秋燕賀先材聚棟梁應架海器收柱石可擎天碧瓦魚鱗呑日月華阿暈翼拂雲烟昨夜橋門回首望文光燦爛紫薇前

孤山發雲寺新泉 鄭九會 猗氏人解元

孤峰崮崒招提迥忽有靈泉石竇通新窟龍吟春雨後古崖鵰舞碧潭中老僧汲得供陰火牧豎浴來趂年風我欲

尋源凌絶頂好將幽意叩仙翁

曾傳巖寺出雲古今望高源水是雲王女盆翻金嶽動黄、河影瀉蟄龍閒澹涵花氣渾無際細蕩茶烟靜有薰却怪山僧眈福地飽餘甘露許誰分

贈萬泉董明遠侍御 諱弘彪 見選舉

郭九會

暫被微官誤久還處士身功名忘夙好文酒與相親遲莫知由命飛騰若有神君真天下士我忝太平人出處兩無負平生各自珍彈冠謝知己封事聽名臣老眼無榮悴倫閒花底春

次孤山下得句

郭九齡

容路孤峯下郊原佳氣浮空濛山色好瀲灧水光幽 禾趙
風中舞艸從雨後稠行歌猜誰賞鳥語若相酬

雨後郊外勸農

畢宿熹 見歷宦

綏轡青郊快勝遊夜來甘澍滿平疇鶴林搖曳隨風舞蝴
含黛差入望浮烟靄遙岑含萬井雲生遠浦遶重樓雙樹
斗酒數何極處處耕犁趣野謳

夏日公座 時無一民稟告

畢宿熹

公庭饒野趣問獄亦徒然極目雲中樹閒看山如面 堂對孤山

狀以蟬聲時斷續。蝶翅自翩躚。際此昇平日。民淳。勇敢備
列屏

季秋朔赴栢林祭風伯雨師廟　畢績熹

秋山蒼翠鎖煙霞。怪石嵯峨一徑斜。祠廟僅存元代碑。登臨曾駐漢皇車。地留唐俗安耕鑿。惜效豳民樂歲華。箕伯若好畢平日。日詣雨廟

萬邑九日登范公臺　郭為崙　猗氏人　進士

一片清秋接翠巒。范臺極目思無端。賓鴻做傍樓前過。叢菊偏宜雨後看。霜葉林中人面瘦。夕陽渡口馬蹄寒。書生未落參軍帽。把酒高歌獨倚闌

萬邑道中 郭□峽 歲貢

晉遷城下艸萋萋匹馬尚來暫解攜雲向孤峯嶺上過烏□飛潮水邊嶠廣川舊里風烟在太傅冢聲星斗齊欲訪□人論往事不堪日色漸沉西

遊發雲寺 郭爲峽

□曾無緣度著緋爲尋惠遠叩禪扉峯頭月照諸天曙嶺上花開萬象羅流水無心隨徑轉幡風有意帶雲飛憑誰領取清閒趣獨倚欄杆覽翠微

題黃龍寺書懷 寺在城東皇甫村 賓延裕 見選舉

策杖何來此偷閑訪上人花光迎客面鳥語見天眞愁借登臨遣病憐棋酒親浮名不足戀方外淨紅塵

萬署春日偶成呈畢溥劬夫子　　郭帶淮　鑄氏人

故鄉百里隔天涯二月風光客裏賒官舍梁空新落燕琴臺樹古舊棲鴉春雷夜破孤床夢細雨晨催小苑花幸依賢侯知學道願從玉樹咏蒹葭

萬署冬至夜感興　　郭帶淮

驚聞葭管已飛灰漸覺愁長一夜來書眼儘燒寒夜燭客心欲縱故園梅臘催鶴署傳觴急晷轉[illegible]

弔萬泉明忠烈黃李二先生黃諱[illegible]李諱軌　郭[illegible]

河東自古多志士紀信千秋名尚烈遺風猶傳汾水南黃李二公負偉節俱將七尺許君王披肝瀝胆腸欲裂紛紛烏合集錦城無端彼此恣鼠竊一官泰興一官南康時流賊俱犯境艱難險阻倘當之不顧死全甘玉折捐軀兩處獻丹心報國一腔渾熱血孤魂天地鑒忠貞同時日月共昭揭二公俱正德時人迄今荒烟蔓草中彷彿英靈未汲滅余惟懷古節烈臣憑弔唾壺欲盡缺勁草不爲疾風摧利器須從盤錯別平生談論皆眉揚一朝見危忽肘掣大丈夫所讀何書二君洵是

錚錚鐵

志載鄉賢李軏親死廬墓盡節南康其妻暢氏同子俱死幕下感而賦此

張史筆

五教掌司徒三綱居倫首大義重君親其次則夫婦人道賴常存三者爲樞紐但能盡其一於人已不負先生舉家賢憂乎正無耦親死廬於墓孝無出其右筮仕到南康寇我生臂肘一時庸碌臣望風皆遁走移孝以作忠先生獨力守力盡冒鋒鏑愧彼同僚友妻爲夫先亡取義生不苟子以親既殁繼死不敢後[illegible]

千萬年嘖嘖在人口吁嗟乎倫常出

非人類兮盡倫者烏有誠若先生之一門兮清操與兩淵並流高風偕孤峯同壽可以勵士夫可以羞羣醜彼不忠不孝不節頹然自沮者能勿忸怩而顏厚則學忠學孝學節卓然自立者庶幾登岸而升阜

志載楊月蘭妻解氏王昌祉長女兩人遭變畧同作

歌以紀　　張史筆

男女有大閑所重在廉耻季世惟從欲淫奔風不止士行尚多慙安問諸女子金夫不有躬而況闗生死我今蒐邑

秉節烈得同倡一爲月蘭妻一爲昌祉女惡少苦相逼正心能力拒閨中雖弱質端不畏強禦倏忽殺機動矢志無改移可憐罹凶害視死甘如飴血蹟疑染紙掩卷爲之悲靡靡千回轉既悲且心夷乾坤有正氣遭變見節奇不有強梁者何由見殊姿試看他山石攻玉渠偏宜璠璵藉磨礲此理復誰知維彼月蘭妻窮詹一貞婦亦若昌祉女乃父農家叟向使安其常天錫以眉壽祿祿於生前泯泯於歿後萬歲千秋兮安能傳不朽

登孤峯絕頂　張之達

不到孤峯頂那知有大觀[illegible]

千章布參差泉壑攢依稀天路近碧落拂雲端

眺法雲寺　　張史筆

不堪酬應擾凋目萬重山大華風雲際黃流指顧間青巒超物表聳崒出塵寰驀聽鐘音遠徒勞媿俗顏

題和豐泉　　張史筆

兩澗孤峯繞澗東獨出泉嘉名從古錫勝地到今傳晝夜無休息圍農藉食賑參差形若斷迤邐脉相連傍岸千章茂浮畦百卉鮮流觴追盛蹟曲水待高賢涓滴由汾道逐

波注海邊間渠安得爾但向靜中研

節婦王張氏 儒童宮璞妻詳節烈

王遇彩 見選舉

鏡破幾將四十春子君長作未亡人茹荼種種能堅忍集蓼般般不厭貧憶昔相逢期白首於今難再奉清塵正風此日光瑤簡博得芳名奕世新